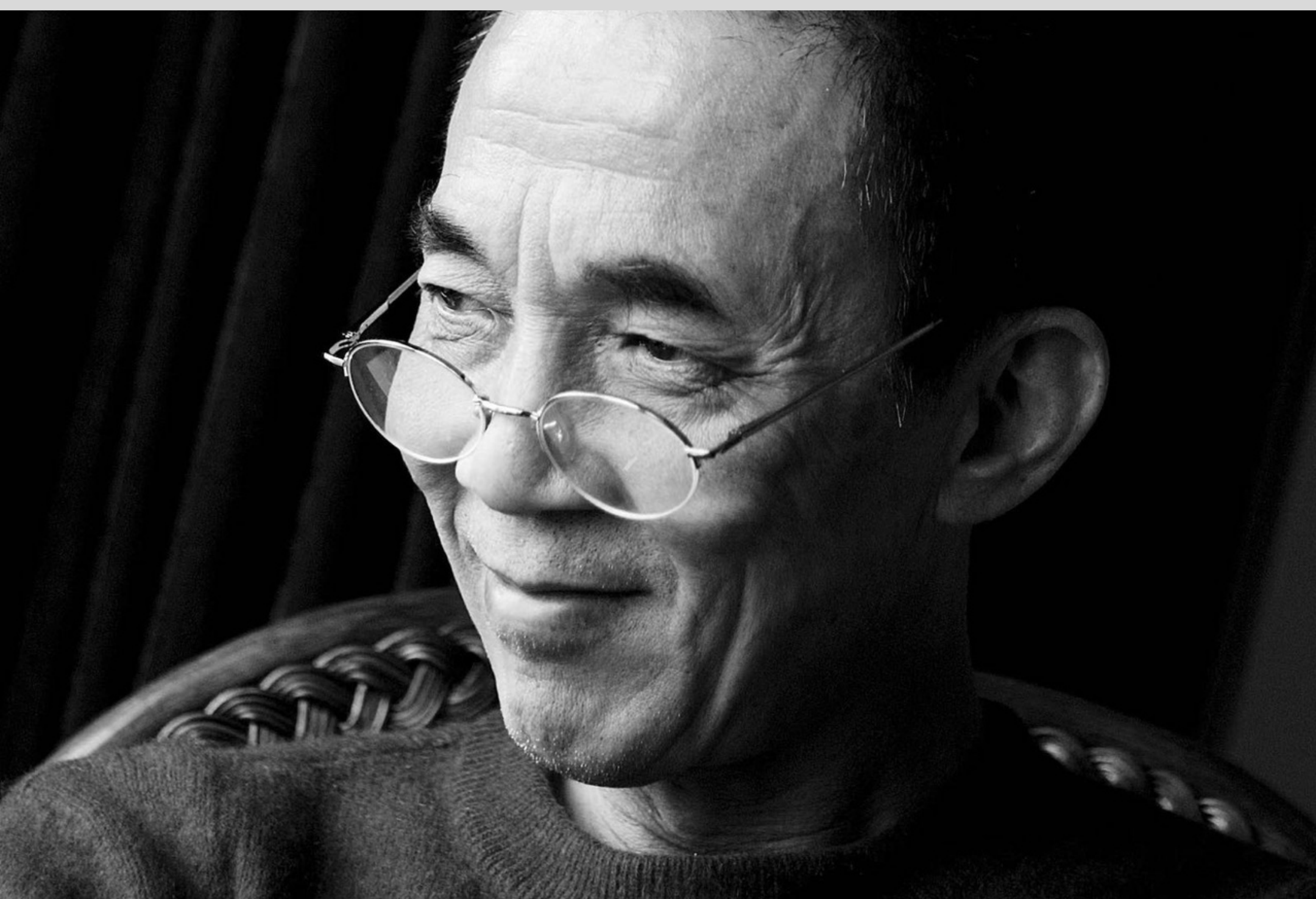


送别

Adieu



目录

身影

- 1) 卫超镜头下的影像
- 2) 生命线
- 3) 朋友圈

哀思

- 1) 陈鹏举诗作六首
- 2) 邓明诗作两首
- 3) 苏澈：送别
- 4) 陈金武：观音自在
- 5) 韩石山：潘亦孚：《花笺》里的一个原型人物
- 6) 让居易：“硬汉”老潘的“软肋”
- 7) 胡蓬星：亦孚未死 只是离开
- 8) 徐宗帅：一觉山话犹闻声
- 9) 乔晶晶：远离一切有，圆满无上悲
- 10) 朱放：这世上又少了个通透的人
- 11) 朱永还：鹿城奇人今何在
- 12) 贺小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称他为“老哥”
- 13) 鲁娃：一个人，一座城

旧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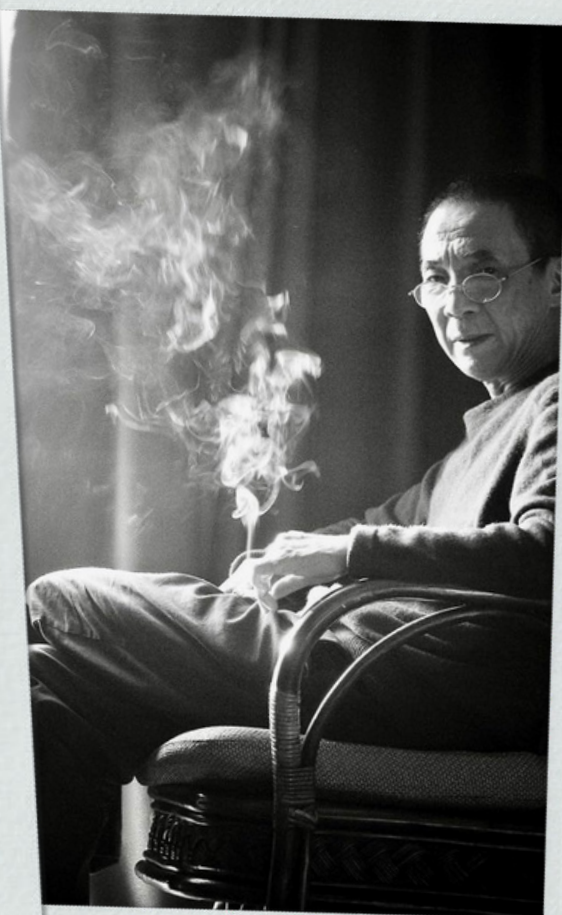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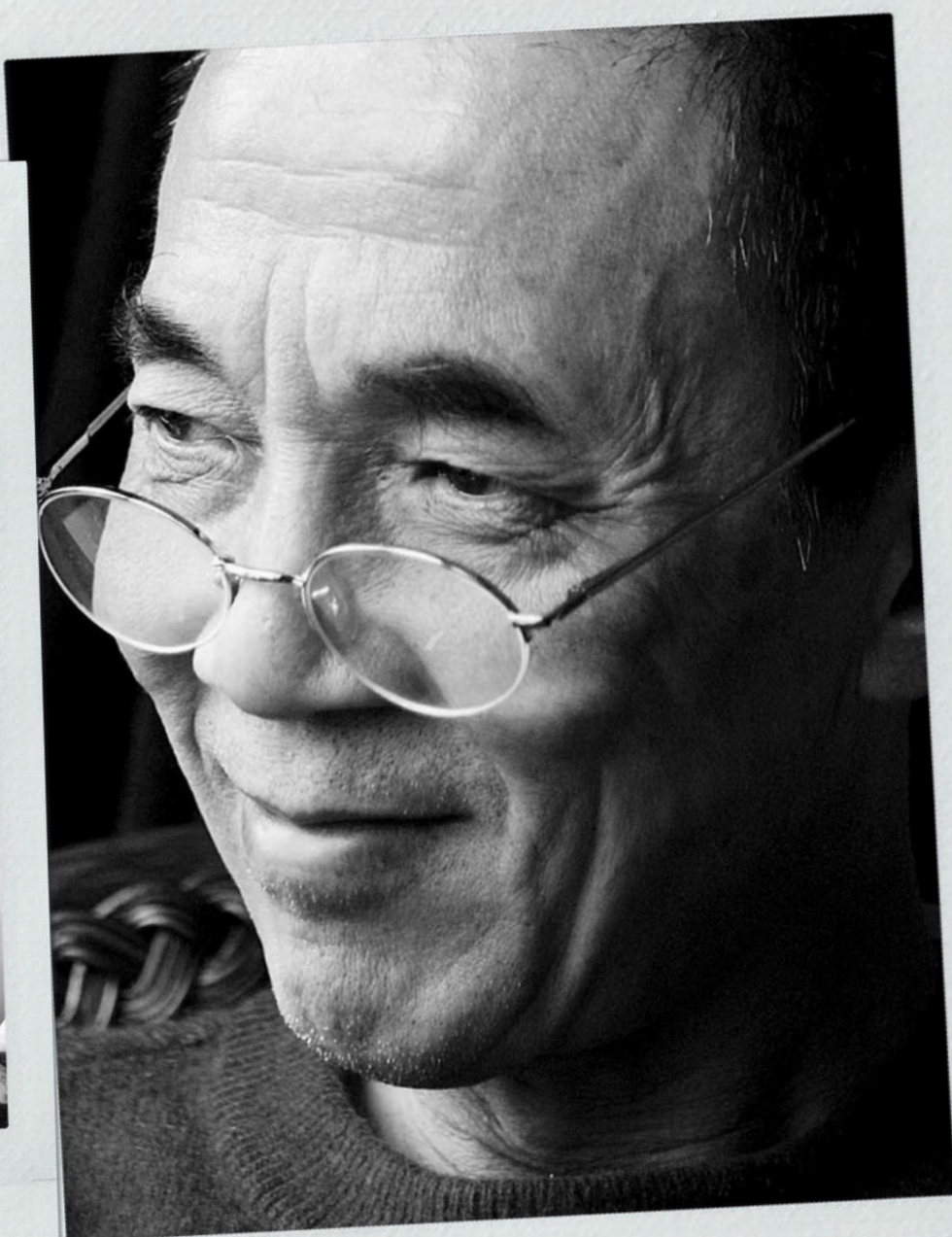
- 1) 题词(图片四幅)
(王元化、冰心、艾青、邵燕祥)
- 2) 序跋旧文(四篇)
 - 余秋雨：《亦孚藏品》序
 - 董桥：《百年文人墨迹》序
 - 谢春彦：《亦孚藏品》序
 - 赵兰英：心昭日月 《一觉山话》序

身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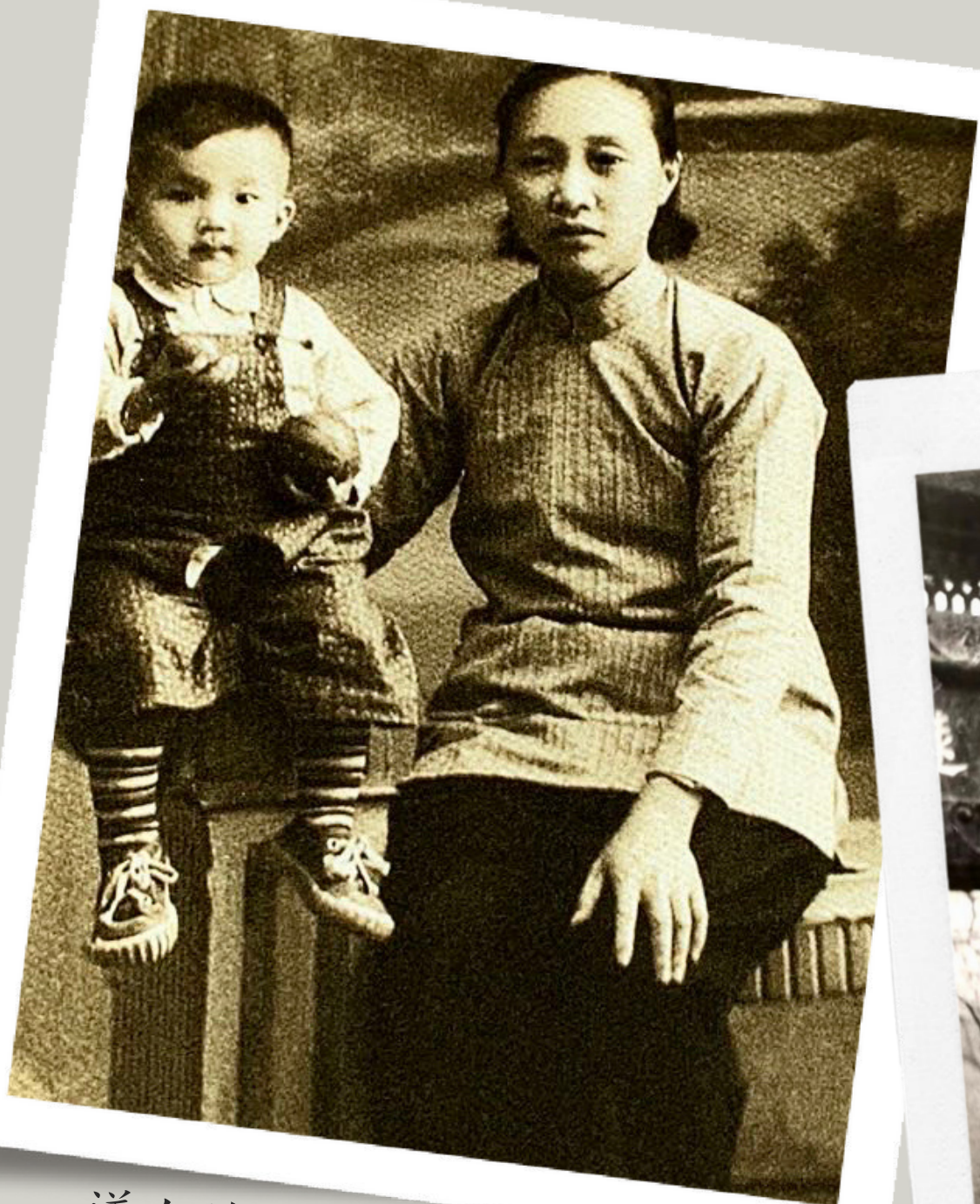




卫超镜头下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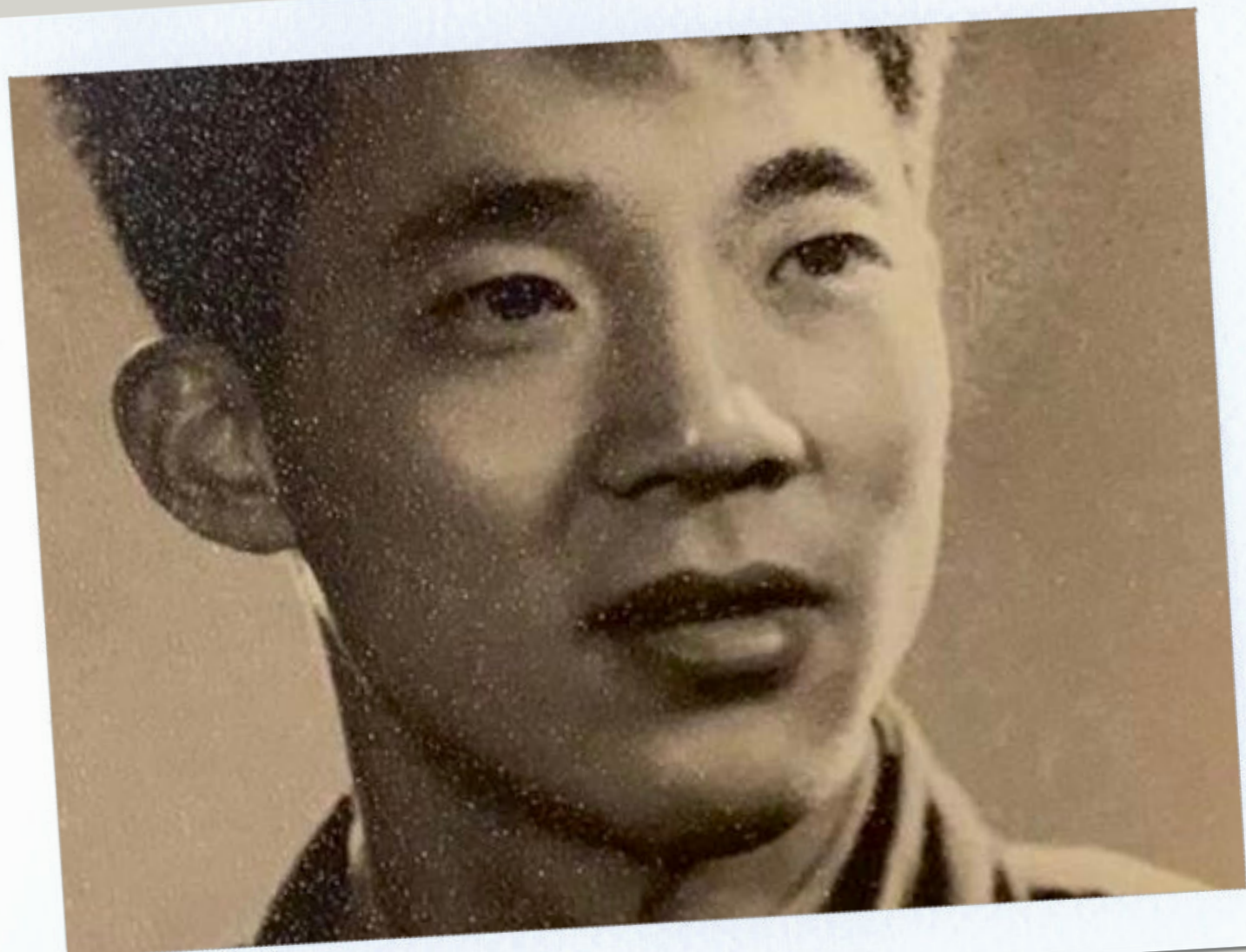
生命线



送人前，母亲不舍的清泪



人在古隆中



正年轻



凡尔赛的秋叶



冬雪



巴黎对话林风眠



咖啡馆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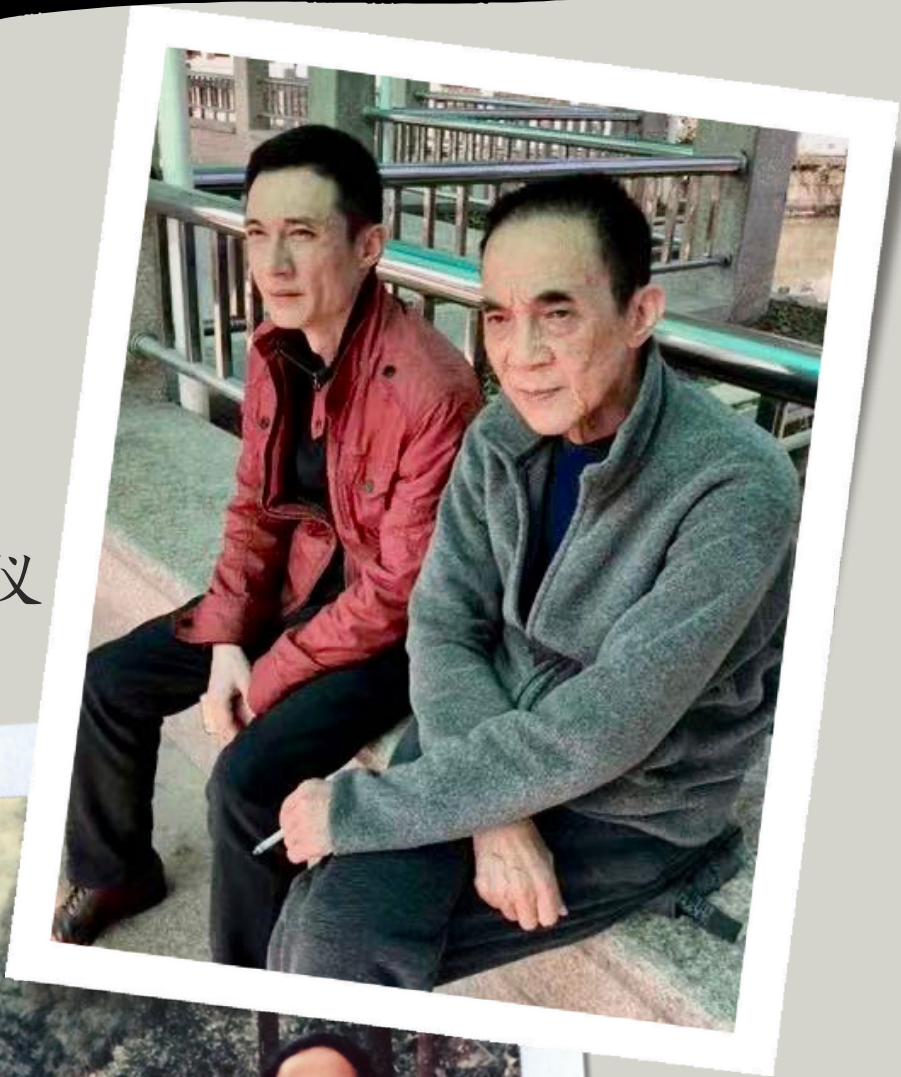
惬意



最后的眼光

朋友圈

父与子 (左)儿子潘仪



众友同游雁荡山 (右二)余秋雨



合宴 (左一)黄永玉、(左二)谢蔚明、(右一)陈鹏举



永远的助理(左)徐云龙



石墙旧痕 (左)谢春彦



楠溪足履(左)邓明、(右)赵兰英



一觉山房新疆会
(中)吴铁军、(右)黄国森



胜似亲人。生活助理叶倩影



共渡 (左)朱善泽 (右)李贤森

哀思



陈鹏举诗作

上海 | 陈鹏举

西山留别潘九二首

阔别瓠江二十年，重来已是日斜天。
凄然长握潘郎手，落在两间何处边。

二十年中涕泪多，西山旧事费消磨。
谁人前世曾相似，苏子得逢春梦婆。

癸卯二月初八

哭送潘九四首

二月破春埋骨时，相思如面枉言之。
伤心文字谁曾似，生死吞哀两别离。

蓦然倾盖片言痴，记得当年啖海鳍。
涕泪交流杯酒尽，却歌春日好花枝。

走马风尘鬓已丝，双双泪下忆迟迟。
九泉先去勿忘我，地下排场美酒卮。

悱恻终教心事删，梦魂流转鬼门关。
今宵归去无愁苦，座上雨花菩萨鬘。

癸卯二月十九

潘九所遺澄泥浮鼻牛硯頃見成此

遠無片刻愁，近有萬重憂。
耕讀誰家子，剩餘浮鼻牛。

癸卯閏二月初三

让生命止于欢颜

亦孚是前天走的，正好是观音生日。

我本想，和自己有关的人走了，自己感受就是了，不必和别人说道。

关于他，之前也写过不少文字了。这两天，见不少人在谈论他。感觉还是要说几句的。想一想，就说我见到的，最后的他吧。

2月26深夜，他让倩影告知我去见最后一面。2月27日我和家人赶到。黄昏中，窗边，他卧着，形销骨立。

我禁不住老泪夺眶。和他握紧手，久久，久久。他睁大双眼，双眼放光，和我对视，足足五、六分钟。他无一语，说尽千言万语。我强笑，埋怨他，最后一面说早了。他无声笑了，笑时微微抽动肩膀。还抬起手，和在场每个人握手。他是想让我们安心告别。也是想让他的生命止于欢颜。

这几句文字，写毕泪目。

2023年3月12日

邓明诗作

上海 | 邓明

七绝 · 怀老潘

偏爱昔人名士札，云烟过眼上千家。
几经散佚袖怀物，无数传奇聚永嘉。

2023年1月14日于海上枕石楼

昨晚与赵兰英互致问候。得知老潘转阴后尚未痊愈却坚持出院，今咳嗽痰粘气喘，短信说已不能说话了。不由担心。潘亦孚是位成功的企业家，性慷慨，好交友，于文艺情有独钟，文字亦清新。一九九三年在朵云轩首场书画拍卖会上拍得多件珍品，后专注于清末民初文人书札墨迹鉴藏。二〇一四年将所藏一百三十余位文人字画书札及读画心得辑为《一觉山话》出版，赵兰英为序，王元化题签，为当下的收藏家们平添了不少文化色彩。然命运多舛，肺气肿又撞上了新冠，脾气倔又能如何！祈愿这次能平安过关。

七绝 · 哀老潘

顷接沈飞德惊悉潘亦孚逝世的微信，急急求证于赵兰英，方知她前日已知此事，只是不忍遽告。老潘所患小细胞肺癌已到晚期，痛苦不堪，决绝弃世，多吃了不少苦。记得两年前闲聊，说起王元化病重时拒绝切管抢救的嘱咐，潘与我都表示过对安乐死制度的欣赏。让人哀伤的是，平静地走向生命终点的尊严于他却是多么想要却又遥不可及的一种奢望！十天前，赵兰英专程去温州，与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也一直挂念此事，虽然早知道结果，还是怕收到这个消息。

写作收藏皆有品，温州上海去来忙。
可怜诀别难安乐，苦短人生亦苦长。

2023年3月12日于海上枕石楼



送别

美国 | 苏 澈

一隻黑天鵝從東方飛來。三年大疫，英国本有「遗弃老人」的政策，所以最早得知的华裔死者，竟是「钢琴诗人」傅聪。几位老朋友也走了，仿佛天边几道晚霞，寂然熄灭，无声无息。

我從此戴口罩帽子手套才敢出門，每週僅一次採購食品，進入我的『疫情歲月』，如果人類就此進入另一個時代、那未經歷過的『瘟疫世紀』，則它的降臨竟然是無聲無息的、恐怖的、遲緩的、一刀一刮的、像凌遲一樣。

我大概也會漸漸被切斷跟外界的聯繫，不再發表文字，讓自己慢慢消失……我曾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出這隧道盡頭。

年初，魯娃從巴黎告知：「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我們的朋友潘在治療新冠期間，查出了肺癌晚期，將不久於人世……心情很是沉重。」

我心里一惊，肺癌走得最快。

三月初，再从魯娃获悉：「潘今天走了。他五〇年的。从查出至今，就两个多月。死神像是横冲直撞而来，生命真是脆弱易碎，谁也拦不住。」

收藏鉴赏家潘亦孚近年结识，尚未谋面，竟永诀了！

鲁娃曾经安排了相聚，我们戚戚然追溯着这些细节：

「我去巴黎那次，好像你有过一个安排，计划老潘、鲁生来一趟欧洲，然后再叫上我，一道开车在欧洲转转，那是唯一一次我能见他的机会，现在不可能了。」我先说。

「是的，我的计划潘和鲁生欣然接受。尤其潘，一直希望见你。但之前国内疫情封控，根本出不来。好不容易今年松开了些，人却走了。鲁生的心脏也出了点问题，时下不能长途旅行，这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她答道。

戚戚然，我找出老潘送我的几幅他收藏的高仿真字画：齐白石的樱桃，林风眠的仕女图和静物黄玫瑰，吴湖帆的小对。但是，我竟没有找到那幅弘一法师的字。冥冥中的失之交臂让我既惶惑，又伤感。如同我与老潘的神交，只能永远停留在隔了银河的神交了。

当然，老潘也把他最后出版的那本鉴赏美学之作《一觉山话》送给我了，书中头一篇『弘一未死』，写他初读《弘一法师传》，大恸，「心情长时间处于凄苦状。书中勾起我对生命本质苦难

的认同，令我伤感不已。尤其对弘一的绝笔、生命结束之际所书『悲欣交集』时的描写，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此篇中便附有弘一法师那幅《五言行书》：

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
教我如何说。

这幅弘一墨宝，是老潘的最爱。当然，我懂得他迷恋的，是弘一的境界。这境界，乃是古今普世相通的。

我也有一最爱，那就是相传弘一的《送别》，忽一日，聽網上飛來：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這來自上個世紀初的歌聲，沉澱著好像上千年的塵埃，卻又分外的清新、悠揚。

歌詞出自李叔同，那個世紀初的一位奇才，這歌詞的韻味，除了令你想起那千古絕唱的五七言唐詩，別無他者，亦頗有徐志摩散文的神韻。也有論者以為詞意濃縮了《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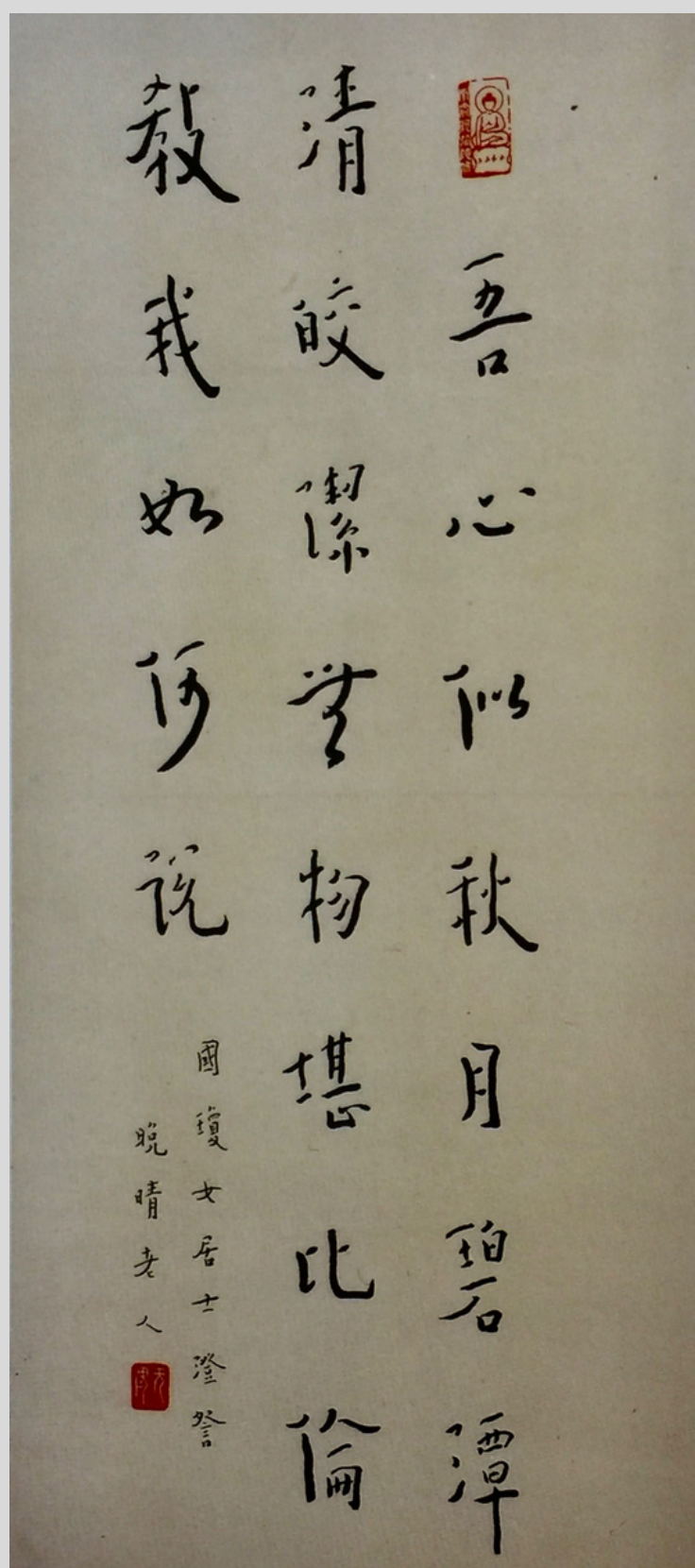
李叔同可謂中國現代美術、音樂、話劇的啟蒙者，其地位一如文學上的胡適、魯迅，而他是從日本學來的音樂美術，可知中國現代藝術的源頭亦有東瀛一份。他身後寂寞，研究也頗寥寂。

讀《李叔同年譜》，方知他是天津鹽商的庶出子，與林徽音相仿；又留學日本，還有一位日籍夫人，與郭沫若相仿；既是蔡元培的學生，又是同盟會員。

現代中國晨曦中的一曲「陽關三疊」，淒迷之處，是李叔同在《送別》無法送別的一切，難道這就是「悲欣交集」四個字嗎？

今天，就让我用这首《送别》送别潘亦孚先生。

2023年4月於美国



弘一法師字
(亦孚藏品)

观音自在

温州 | 陈金武

伦敦的地铁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经常坐的朱比利线（Jubilee Line）虽然为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于1979年建成，但其城市中心的一些路段却建于百年前的1879，受其约束整个线路都还是上上个世纪的标准，车厢的空间逼仄，车辆在黑黢黢的隧道里行驶，转弯的时候会发出巨大的嘎嘎的响声，如老古董蒙了灰尘又快散了架。

这条线路上的绿园站处在威斯敏斯特中心，全年都很繁忙，狭窄的月台上人潮如产卵季的阿拉斯加河口，挤满了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我挤出车厢，耳边突然飘过一句温州话，没有回头看，只是心里想，两个月了终于听见一声乡音。我的太太在我身后，到了街上才说，刚才好像遇见了很多年没有联系的熟人！

2月14日是西洋的情人节，一大早寒冷的伦敦街头和温暖的超市门口摆满了卖鲜花的摊子，簇拥成一团团姹紫嫣红的云朵，到了傍晚，买了花的男男女女怀里捧着兜里提着在街市上和地铁里流动，像是被风吹散的晚霞，弥漫到伦敦的各式人家。

我也搭乘朱比利线回家，感觉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打开来看，是温州收藏界奇人潘亦孚兄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只有一句话：“四个月前在文成”。

照片中眼镜一如既往地架在鼻翼上，两眼越过镜框的上面看着你，脸庞难得的丰腴，看起来精神不错。自从一月二十七日那天他说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的问候只收到他一个双目流泪的大头像，就再没有消息。此刻他一定是看到自己骨削形瘦的样子，才会发出如此的感慨。

心境一转，花容失色，突然觉得正是世界没有那么美好，才需要情人节的鲜花来补缀。

两天前也是在朱比利线上我们刚刚走出金丝雀码头的地铁口，迎面看见一对华人夫妇走来，我依然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后面却传来惊喜的叫声：阿L！真的是你！

我们都有点惊奇，在伦敦的茫茫人海里几天前刚刚擦肩而过，今天居然又邂逅了。在街边的咖啡馆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阿L夫妇热情地邀请我们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做客，我自然愉快地答应了。晚上查看地图，才知道他们家在伦敦西南郊外，从我们这里需要穿越整个城市，再倒换郊区的火车。要早知道那么远，我会希望在伦敦城里订一家餐厅，但是现在不好再推托了。

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好奇地寻思这次相遇？难道是冥冥中的安排？

这是一个温馨的家，一只小狗跑出来汪汪地叫了几声，被女主人抱在怀里，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先生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书房里有一幅几只飞鹤浮在空中的小画，是林风眠的真迹，过道的墙上挂着某位清末皇室贵胄的山水，然后移步客厅，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笔意熟悉的设色纸本画。我脱口而出：这也是林风眠的吧？我惊奇地问道。阿L却有几分淡然，说是从舅舅那里收的。你舅舅是谁？我问，但已经猜到了几分。

我突然明白，是我家客厅里的那张林风眠的仕女图，把我引到这里。

记得母亲第一次看到这幅画，便说这是观音菩萨，心物一元，心里有佛，看什么都是菩萨，何况林风眠的这张仕女，自在的坐姿，端庄静穆里



林风眠画
(亦孚藏品)

透露一点悲悯，会让人升起宗教般的纯净。那是潘亦孚送给我补壁的高清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对我而言已经弥足珍贵。

我直截了当地问，你舅舅送了我一张仕女图，真迹在你手上吗？她莞尔一笑。

俯身在真迹前，经过时间沉淀的色彩，充满人间烟火气息，那发髻上垂挂下来的一抹蓝色，单纯到透明，只有希腊桑托林岛海湾一眼望到底的海水可以稍作比拟。

接着我看了另一幅林风眠的画，一束插在瓶子里的黄玫瑰。这轻柔的黄色，既蕴籍了塞尚苹果的寂寥，也透着梵高向日葵的忧郁。而这些画的曾经的主人，此刻正躺在医院里忍受着病痛。

艺术有疗愈的作用吗？十几天后我飞回温州，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他。打听到已经从医院回家，心又沉了一下。我要带一点什么去看他呢？此刻还有什么是他需要的东西？踌躇之际想到了林风眠的那一束黄玫瑰，马上去学院路的花店，找了四五家，终于在“木栖地”买了仅有的二十朵，配了一个玻璃花瓶，让花工剪裁恰当，又在瓶颈上绑了一条黄丝带。

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四个月前还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疫情最严重时候，他说要去缙云看一棵大树，回来便一病不起。

我握住他的手，感觉他在努力地攥紧我的手，我故作轻松地告诉他伦敦的邂逅，画主人的珍爱，他露出了笑容，虽然难以觉察，但此刻痛苦确实暂时离去。

他说我这一辈子也值了，两眼微微抬起，大约想环顾四周，房间里除了多出一张可以摇动的病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那对他最喜欢的张大千的对联挂在西窗的两侧，弘一大师的“吾心似秋月”正挂在病床的对面墙上，睁眼可以随时看到。我把带过来的黄玫瑰盛了水摆在弘一大师的字下面。我又一次对他说这幅字为弘一大师纪念堂增色不少，参观者都很喜欢。我说大师的口头禅是“一句弥陀作大舟”，你可在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持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眼睛放出光芒，很认真地点头，放下了一直盘踞在他身上的倔强的自我，显得格外可爱。

三天后的下午三点，手机铃声响起，屏幕上显示“潘亦孚”的来电，我意识到“他走了”。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想起我家客厅的那幅“观音”和远在伦敦有幸一睹的真迹，这一切是巧合抑或天成？心中有佛，便是度化，想是潘亦孚早已到了彼岸。

两天后我去祭拜，他的家人说，“你送的黄玫瑰他很喜欢，他怕放在空调房里谢得快，让人放到楼下客厅”。呜呼，到那一刻他还有这份怜悯心。然而花还在，人已逝。花上面的横匾写着：“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不知道是谁的字，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谨以此文纪念收藏家潘亦孚先生！

2023年3月15日



林风眠画 (亦孚藏品)

潘亦孚：《花笺》里的 一个原型人物

北京 | 韩石山

认识潘亦孚先生，有些年头了，想写他，却是近来的事。起因嘛，有些不地道。我的长篇小说《花笺》里，写了一个人物，叫潘亦复，是以他为原型的。所谓的原型，真要写起来，也“原”不到哪儿，调盐加醋，涂红抹绿，自是免不了的。我怕小说出来，老潘见了说，老韩啊，潘某待你不薄，怎就背后捅起刀子来了？与其等他彼时说，不如此时我先说了，说说这个老潘，究竟是何许人也。

先说与他的交往，以见情谊之深。

最初的相识，有个中介人，叫刘绪源。刘的年龄，比我小几岁，跟老潘差不了多少。刘在沪上，算得一个文化名人，编过《文汇读书周报》，后来是《文汇报·笔会》的主任。他编《周报》时，我就是他的作者，在他手里发了好些文章，我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名声，有一半是拜此公之所赐。刘先生已去世多年，过去不便说的话，也可以说了。最重要的一条，是我批评黄裳的关键材料，为刘先生所提供，而刘先生之提供，又是出于对潘先生的仗义。

且摊开了说。大约上世纪90年代初，潘亦孚结束了他的企业，转向收藏，在上海长住下来。鹰隼一样的眼睛，最早盯住的，是沪上几个有收藏名声的文人，其中之一便是黄裳先生。充当掮客的，则是有“黄门侍郎”之称的刘绪源。黄门侍郎这个雅号，是我起的，绪源不怎么在乎。后来我将这个雅号，奉献给另一个常在黄家走动的朋友，据说是闻之大怒，声言是对他的挖苦。这就小题大做了。黄裳是沪上文坛的大腕，他们常在黄家走动，有侍坐的荣宠，借了古代皇宫的官名，称之为黄门侍郎，顶多算是一种雅谑，哪里谈得上挖苦。我又不是不会挖苦人，想要挖苦，会比这个刻薄得多。

话说某年月日，经刘两头递话，终于达成一宗生意，黄裳出让三十张花笺，有的是小幅字画，潘这边给二十万。这些数字，都是约数，将来黄先生的日记面世，当以日记为准。交割之时，黄先生在家，潘先生在附近一家酒店坐镇。待刘带了钱，送到黄府，带了字画回来，交潘验看，潘一看，其中一位大名家的信笺，与初看不同，竟是复印件。不是普通的复印件，极为逼真的那种，行家的说法是，差真迹一等。再真，也瞒不过老潘那鹰隼一样的眼睛。

怎么会是这样，上次看过，明明是真迹呀！连刘也懵了。清醒后，先由刘打电话到黄府，料不到黄竟说，出了门，是什么他都不认了。

一个文化人，竟会如此行事，潘也恼了，要直接打电话给黄。刘怕事情闹大了，两下都没面子，当下按住潘这头，带了复印件，径奔黄府。不一会儿回来了，原件自然不会带来，带来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倒换，也还说得过去，带来的是胡适的一小幅字。在当年，胡的这一小幅字，是比不上那位国内的大名家的，潘一想，也就算了。

胡适的这一小幅字，就是后来印在《百年文人墨迹》里的《贯酸斋的清江引》，上款是张充和与傅汉思的名讳。左下角，有张充和的小字：“黄裳留玩，充和转赠，一九八七年四月”。黄先生自己有文章，说是张充和回国，在上海两人见面，黄说他曾有胡适的字，后来怕惹事给烧了，张回美国后，就寄来了这一小幅胡适的字。有前面说的，对黄的不屑，那事自然不能写，便借黄将胡字出手这件事，写了篇《黄裳：这样的藏品也肯卖》，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上发表，打响了“贬黄之役”的头一枪。此后几年间，接连发表的文章有《可怜天下黄迷心》《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与黄裳先生的是是非非》。

批评这种文人，是我的顽劣，没什么可称道的，只是这次，不为无故，确有给潘亦孚出气的意思。

纵然如此，此时我俩还不相识。不相识而对此人有敬意，源于这样一件事，也是刘绪源告诉我的。

说是章诒和平反后，想去法国待一段时间，手头没有钱，父亲被抄的字画，几经周折，要回来一部分，便想到卖上两幅，筹措路费。这是我起初听到的，再后来看书，方知所以出售字画，是为了以她母亲的名义，筹措一项教育基金，“将父母之物，用之于父母”。不管怎样，是要出售手中包括张大千的《落日渔樵人》在内的两幅名画。要价自然不菲，后来又加了一幅齐白石的名作，共是二十多万。

这个价钱，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城里，竟无人接手。有朋友作伐，潘亦孚来了，二话不说，如数付与。

“也不搞个价吗？”我当时问绪源。

“他这个人，看上的，不会搞价。不能光看成买画，也有济困名人的意思。”

这样的主儿，闻之能不顿起敬意吗？

再后来，是2014年，他的《一觉山话》出来，寄我几本，我留了一本，其余分赠友朋。一位过后跟我说，此人对你很是尊崇，我说何以见得，他说，自序中引用了你的话。我这才翻找，是的，是引用了我的一句话，在他那篇长序的最后两句里，原文是：

近年，自觉饮食衰退，耳不聪，目不明，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日趋严重，夜咳惊寤，已听得见发自天籁的三更鼓、五更钟，觉悟当留生命的一小截，干一点别太自私自利的活，或至少如韩石山先生说的，“老了应有个老了的样子”。否则这么多年了，不是我玩字画，而是字画玩了我。

直到此时，我俩还没有见过面，见面是在2016年，我和老伴来北京看孙子之后。

接着说相见之后的事，以见此公待我，是真的不薄。

在北京，老两口住在儿子家里，给了一个房间，不大，也不能说小。平时我就在这儿看看书，写点什么。一天，老潘来电话，说他到北京，听朋友说我在北京，要过来看我。等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来了，比我想像的要老些，主要是瘦，面带烟色，也还精神。坐定之后，他摸出烟，想了一下，问我可吸吗？我说不可，他又放了回去。谈了一会儿，他说，去他的住处吧，朝阳区的某某酒店。我说可以，去了，也还开心，不到五点，他说下去吃饭吧。在我看来，两个人吃饭，点上条鱼呀什么的，也平常，可他选择的鱼，一条下来要两千一百多元，我不干了，说这是做什么，他说，初次相见嘛，贵就贵点。可我的观念里，一条不大的鱼，怎么也不该是这个价。若是相熟的朋友来这一套，我定会问，别吃了，折现吧，一家一半，你给我一千就行了。可是，这是个敬着你的有钱人，不能说这号没见过世面的话。

也是这年，六月吧，上海的陈歆耕先生出了本书，开研讨会，邀了我。返回之际，问我是回北京，还是回太原，我想，反正是他们出钱，钱也差不了多少，何不去温州看望一下老潘。陈歆耕让手下人办了，于是便在离沪的当天，到了温州，见了老潘。

来温州，我是怀了鬼胎的。我与老伴来北京，说是照看孙子，实际是老伴既照看孙子，同时也照看我。可我这个人，太原的大房子住惯了，在北京住在儿子家里，心里总是不舒畅。找老潘，心里打的主意是，给他写上一本传记，给上我二三十万，加上我的积蓄，再把太原的一处房子卖了，在北京儿子的住处附近，买上个小点的二手房。跟老伴住上，白天老伴过儿子那边上班看孙子，我独自在这边待着多快活。

来到温州的当晚，吃饭喝酒，借着酒劲，全跟老潘说了。老潘也真够意思，说写传什么的不用了，借你二十万三十万，不是个事儿，只怕你的这个想法，不会实现。因为你在太原的房子，是留给儿子的，老伴怎么会答应？最好的办法，是在儿子的小区里，租上一套房子住，既省心，又实用。见我犹豫，问有什么困难，我说，我倒是 有钱，都在老伴手里，老伴不给，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老潘说，这好办，我给你十万，你回去先租下房子再说。当即叫来他的助手，问我要了账号写下，递过去说，明天给这个账号打上十万吧。

我出来开会前，正好儿子的一个朋友要去南方发展，现成一个150平方米的房子要出租，第二天我就给儿子这个朋友打了电话，叫他留着，说要我租，他问韩波（儿子的名字）答应吗，我说，我有钱，不管他答应不答应。最后当然是，儿子也同意了。这样，一回到北京，我就交了全年的租金。到现在，还在这样的大房子里住着，离儿子的房子，不超过古人说的一箭之遥。

这还不算，在温州，临行之际，为了布置未来的书房（整个房子就叫书房），他送我一幅山西督军阎先生的真迹，文曰“发扬文化”，是这位督军先生去台湾后，写给一家诗词刊物的。还送我一幅高仿的国画，乃是傅抱石的名作《渊明归隐图》，顺便还说了这幅画的来龙与去脉。

这幅画，是他在香港嘉德拍卖会上，多年前以数百万的高价拍下的。这几年，傅的画作，尤其是抗战期间，在重庆金刚坡的大幅画作，拍价嗖嗖往上蹿。这幅《渊明归隐图》，若上了拍会，没有一千五百万拿不下来。可是，就在几年前，他将之转让给朋友了。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大的收藏项目要完成，手头现金不足，只能忍疼割爱。出手之前，商得买家同意，专程去了趟上海，用国内最好的大画复印机，复印了几张。现在他家楼梯的一侧，挂原画的地方，画框还是原先的画框，里面的画作，已非原件，而是复制品了。

这个复制品，他手头还有一件，就送我了。怕我小气，特意叮嘱，这样的画儿，即便是复制品，也要用好的框子，太大，框木不好，会走形的。我回到北京，专门去琉璃厂，找了一家大装裱店办理，花了一千多元。

仍是在温州，闲谈中我说，来到北京，少说也要住个十年八年，预备刻一个章子，刻什么呢，就刻个“万人如海一身藏”。老潘大喜，说，该，大隐隐于市。其时是晚饭后，我俩在他的楼上房间喝茶，说过这话，起来去柜子那边摸索了一会儿，过来了，手里拿着一方石章，

“这个够大的，刻七个字没问题，磨了刻你的。”

说罢，又取出一个绵缎小盒，说这是多年前，他买下的鸡血石对章，说刻一直未刻，也送给你吧。

他送我的那方有字的石章，说“磨了刻你的”，回来我没有磨，在网上查了边款署名，乃是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的叶舟先生，为杭州某富室所刻。

有这些事，说是待我不薄，都是轻的了。说了这么多，该轮着说老潘在收藏上的业绩。

他怎么个有钱，我不想多说了，只能说，温州人毕竟是温州人，而他又是个杰出的温州人。其身世，其经历，合在一起，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他的收藏，前面说了，一句来回话不说，收下章诒和出让的《落日渔樵人》，已可见一斑。又说了曾收藏傅抱石的《渊明归隐图》，亦可见一斑。但这，只能说是标志性的事件，并不足以概括他收藏的整体面貌。能显示其整体面貌的，是他出过的三本书，一本是《亦孚收藏》（香港世界图书公司1997年出品），一本是《百年文人墨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品），一本是《一觉山话》（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出品）。这三本书显示的是，此人收藏生涯前期的成果。主要是名人字画，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他后期的成果，也是我想为他写传，要写的事儿。也是我在我的长篇小说《花笺》里，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写了的事儿。

四百年前多罗郡王，从一位北京亲王手里买下的满堂的黄花梨木器，去了伊犁，回到北京，又去了南京，再去了巴黎，最终又经潘亦孚这个温州人之手，回到了中国。

这堂黄花梨木器有多珍贵呢，说一个数字就明白了，那个上面是独板，下面带三个抽屉的翘头大条几，独板的宽度，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件，也没有它宽。

最后要说的是，我在《花笺》一书里，对老潘这个人，做了怎样的处理。也就知道，我为什么害怕书出版之后，他见了会责我太不厚道。

小说就是小说，潘亦孚在《花笺》书里，叫了潘亦复。专门写这个潘亦复的，共三章，分别是第十一章《“一觉山话”》，第二十三章《又见潘亦复》，第四十四章《吐尔扈特公主的故事》。他看了，会以为丑化了他的，当是《又见潘亦复》。本来我是去了温州的，可是小说里，若说我去了温州，就得另辟一个场地，为了场地集中，我将那次的温州之行，改为他来扬州收购重要字画。送我印章，也放到这里。其中有场面，说我晚上喝酒回来，晕晕乎乎的，有人敲门，开了，只见楼道的暗光里，一个鬼魅似的人影，站在那儿，沙哑的嗓子，低沉地唤了一声：“老韩啊，没想到吧！”后来在谈话里，几次提到他瘦削的脸颊，阴鸷的眼睛，尤其是那低沉沙哑的嗓音，像是从地下传了上来。写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过分了，可是，我这过分，也是有依据的。这依据，便是《一觉山话》前面，上海文化名人赵兰英女士给他写序。文中说到他的声音，也说到他的眼睛。说到他声音的句子是：“仿佛又听见他在倾述，那慢慢的，带着沧桑感的语调”。说到他眼睛的句子是：“由此，他眼镜后的那一双眼睛，深邃锐利，‘眼火’准得很。”我相信，我与赵兰英的感受，实则是一样的，不过是赵兰英的心善，用词雅些，我的心不是那么善，用的词，也就不会是多么的雅驯。

再就是，文体不同，着眼点也就不同。赵是给人写序，如同请下的乐人班子在门上吹奏，自然是喜气洋洋，声声入耳，我是写了小说卖钱，先要“拢”住人，就不能不怪声怪调的，招人顺着声儿来看了。

说了我们有着怎样的交往，说了他待我的不薄，又说了是他收藏上的业绩，末后，说了我的小说里怎样写了这个人，相信读者朋友看罢，会对潘亦孚其人，有个整体的印象。至于有多好，还是有多不好，借句古语，那就是，则非某之所敢知。

2020年6月4日于潺湲室



潘与作者韩石山

“硬汉”老潘的“软肋”

法国 | 让居易

我第一次见到老潘，大概是1990年代初，是在那个有点凌乱不堪、且治安也不怎么好、但却被巴黎华人称作“美丽城”的地方。

是旅法作家鲁娃告诉我说来了位国内朋友，要介绍给我认识。

在“美丽城”那间他临时租来的小屋子里，我一见到老潘，就觉得他是一个“硬汉”，长得也像某一日本电影演员似的，英俊、刚毅，即便是在他双手作揖眯着眼温文尔雅地和人打招呼的时候，也能从他眼神和笑容里嗅到一种坚强、百折不饶的气场……一定是一位有强烈个性的“硬汉”，一个经过生活的百般磨难而有许多“故事”的人，我当时就这么想。

后来与老潘的闲聊也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

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生经历：年仅16岁就从老家温州被“发配”到新疆，受尽种种磨难后又从新疆“杀”回老家温州，先是当贩夫走卒跑供销求生立命，后又趁风气之先兴办实业；但就在企业办得如日中天，在常人眼里已经大获“成功”的时候却又让人惊讶不解地突然关掉企业，过起了外人看来像“居士”的逍遥生活……

即便是在现在，被“成功欲”牵着鼻子走的人，也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然后还想着一个更大的成功的人大概不少，而像老潘当年那样在生意和企业最蓬勃辉煌的时候嘎然刹车，然后“金盆洗手”，甘于遁入山林里过闲云散鹤的清净生活，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硬汉”和强人。

当然，老潘也并不就是从此袖手好闲，虚无“颓废”了。其实，他又在领风气之先，“跨界”欣赏琢磨字画去了。

毕竟，使老潘能“硬”起来的，并不是众生眼里的“企业家”才能，而是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风骨；说到底，老潘是有文化情怀的人，他是要以他的方式过把文化艺术瘾的……

然而，在巴黎和老潘接触几次后，很快便发现了这位处处给人以“硬汉”形象的人，其实是有“软肋”的；而且，老潘的“软肋”还不止一个，而是据我观察，至少有三个。

老潘最大的“软肋”是“纸张问题”。

“纸张”以“身份”和“证件”之意引入汉语并在汉语里立足大概是移民法国的温州人的功劳。

因为，所谓“纸张”，就是法语的“Papiers”；除了“纸张”“文牒”之外，它更多的含义是许多温州非法移民所没有的“身份证件”。

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在法国的许多温州移民一般都法语不好，但“Papiers”这个从警察口里说出来会让人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的法语词可是男女老少个个都识得的，因为这是他们人人害怕被查，且又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人为了得到它，真的是吃尽了人间苦头。久而久之，从“papiers”直译而来的“纸张”一词自然也成了巴黎温州人一乃至所有华人圈里的流行语，慢慢的，“纸张”甚至直接取代了“身份”、“证件”和“身份证件”的正规说法。

老潘的“软肋”——他的“纸张问题”还和当时绝大多数巴黎温州人的“纸张问题”不同。因为老潘其实是有“纸张”的，不象其他温州人是没有“纸张”，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Sans papiers/无纸张者”——没有正式居留身份的人。

老潘当年是堂堂正正地备齐了护照签证和各种“纸张”合法地来法国的。按理他只要把这些材料交到住地所在的省政府外国人管理局或巴黎警署，便能一劳永逸地拿到在法国合法居留的“纸张”。

但不知道是法国官僚机器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巴黎郊区93省省政府外国人管理局迟迟不发给他最终的正式“纸张”，而是每次只给“临时纸张”，需要三个月换一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荒唐重复不下十来次，拖延了差不多足足近两年！

对于那些本来就铁了心要留在法国的温州人来说，能有一张合法的哪怕是需要三个月一换的临时“纸张”，问题也不大，一般人的心态是“既来之则安之”，反正等到最后总能拿到一张正式的居留纸张，实现合法移民永久居住在法国的梦想。

对于老潘，这可就弄得很尴尬了。老潘本来就没有移民法国，长期在法国安身立命的打算。

那个年代，其它省份的人们刚刚醒来，纷纷开始热衷于在国内办企业做生意；而总是走在别人前头的温州人们，在国内玩转一圈，把私人企业和商品经济推向全国各地之后，纷纷开始出国，移民到法国和欧洲。说是“移民”，其实对更多人来说是“偷渡”，也就是“蛇头”只管把人运到目的地法国，而无法提供在法国的合法居留；这便意味着一到法国后就成为“黑人”，也即加入所谓的“无纸张的人”，或非法“地下移民”的大军了。

老潘当然既不会走有时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偷渡”的路，也不想“黑”在法国当地下移民。他最初动念头花重金“搞定”法国“纸张”，倒也不完全是心血来潮，还是有点想把他当时还没关掉的私人企业“带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意思，是老潘一生中又一个“领风气之先”的雄谋大略……

老潘不能“等”；尤其是不能在巴黎干等3个月。所以，老潘一时成了法国最“牛”的温州移民：大约有两年左右时间，老潘来法国等“纸张”变成大企业高管们的“出差”模式：每次在拿到“临时纸张”后就飞回温州，三个月后“临时纸张”有效期快结束前，又从温州飞来巴黎……

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老潘终于拿到了正式“纸张”，先是一年有效的，后来换成了十年有效，相当于有了法国的“绿卡”……

照理说，老潘成了在法国有“正式纸张”的人后，他的“软肋”应该从此消失了。但不，老潘最终和法国“绝缘”，还是因为他的“纸张”软肋。

老潘最后一次来巴黎应该是十来年前。那是他的十年居留“纸张”到期了，要延期。那时，法国又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即便对于持有“永久居留”一十年有效的“纸张”的外国人更换十年居留证，也设定了一个在法国住居的最低时间。这就又触到了老潘的“软肋”。

老潘自从有了正式“纸张”后，虽然常常来法国“走动”，看看鲁娃和我这些老朋友，有时也时不时带个(女)朋友逛逛巴黎；但他主要的居住地还是温州。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陪老潘去办十年居留“纸张”延续的人大概是忽略了(或是不了解)有关最低居住时间的规定，老潘十年居留“纸张”的续延又莫名其妙地遇到了麻烦。后来虽然给相关部门写了申诉解释信件，但还是迟迟没有回应。

象十多年前刚来法国时那样，老潘虽然住在巴黎六区临时租的一个罕见的带黄花梨木家具的法国人家里，但还是等不及了，所以一气之下，提前退了房子，决计不要这张花了他不知几十万人民币的法国“纸张”，跟巴黎说“不”，拂袖扬长而去了！

从此后，老潘就再也没有来过巴黎。

我本来以为老潘的“纸张软肋”只是在法国，只是一个作为外国人在法国遇到的身份问题。可后来听鲁娃说，老潘的“纸张”问题是有“前科”的：他当年从新疆潜逃回温州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为了谋生和办他的企业，老潘最后只能在温州乡下一个叫老竹的地方得到了一个农民的“纸张”；而且“老竹农民”这一户籍身份后来一直伴随着他，直至今年去世！

原来如此！老潘原来连在自己的家乡温州都是一个无身份、“无纸张”的人！这可真还不止是一个“软肋”，倒也魔幻得像是一种命运的捉弄了……

当然，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一个问题：老潘为什么在巴黎呆不下去呢？巴黎这么好，引得数十万温州人前赴后继不惜花重金甚至牺牲生命也要终生跻身巴黎，老潘怎么连三个月都呆不住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老潘虽然隐身企业界，但却早在许多温州人之前转身“跨界”，进入了字画艺术品收藏拍卖行业，而且在“业界”早已名声鹊起，连许多象冰心、王元化、艾青、邵燕祥、董桥、余秋雨、谢春彦、赵兰英这样级别的文化界大伽都得为老潘写的书题刊作序写跋的；而艺术品收藏需要花费的财力精力和时间也丝毫不少于办企业经营实业。这可以解释老潘不能久留巴黎或者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缘故。

自然，这也只是一部分解释。而另一部分原因，据我观察和考究，是和老潘的第二个“软肋”有关。

老潘的这第二大“软肋”是：除了生蚝，他不喜欢法国菜！

老潘的这一“软肋”是我在认识他不久就发现了的。因为认识老潘后，就老是“蹭”他的饭吃。几次吃下来，发现了一个“规律”：老潘吃饭无非两个“套路”：要不在法餐馆“恶狠狠地”花重金吃一顿，要不就在他租的屋子里请做得一手

好菜的鲁娃下厨，做几个简单但可口实惠的温州家乡菜；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凡是和老潘一起在巴黎法国餐厅吃饭时，老潘一律只吃一个菜：生蚝！偶尔也来一盘煎得嫩嫩的新鲜鹅肝。除此之外，老潘似乎不喜欢别的法国菜……

“不喜欢”当然是言重了点，但“不太习惯”倒是真的。

不过，老潘对法国生蚝的喜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现在对生蚝的热爱和二号以下生蚝一概不吃的“刁嘴”恶习都是被老潘带出来的。

法国的生蚝除了有“Belon(贝隆)”、“Gillardeau(吉拉多)”、“La spéciale de Claire(特级克莱尔，或称‘金钻生蚝’)”和“La fine de Claire(精美克莱尔，或称‘水晶生蚝’)”等种类和产地区分外，还按大小进行分级；一般餐厅和超市能买到的，无论哪个品种，都只是3号，甚至是更小的4号或5号；如要吃到更大的2号或者1号，那就得到专门店里。

老潘对巴黎能吃到顶级美味生蚝的餐厅了如指掌。他经常带我去的一家是叫“Flo/福楼”的百年老店，在巴黎10区的一个小院子里(7 cour des petites écuries)，其貌不扬，从外面往里看有点黑咕隆咚的，老派装饰，显得有点滑稽过时，

但这家店的生蚝却是一流的，常常需要提前预订才能得到位子。在这家店里，不仅能吃到2号和1号的，而且运气好还能碰上0号的。吃0号生蚝和3号生蚝的感觉可大不一样(当然价格也大不一样)，有时我跟老潘开玩笑说，吃0号吉拉多的那种快感，简直可以让人吃得“六亲不认”！

老潘当然每次也是吃得很开心；他不多喝酒，吃好生蚝时，还是会要一杯白葡萄酒，喝得像模像样的。有时兴致一上来，就再要一份生煎鹅肝.....

有一次，鲁娃的先生阿兰开车，带老潘和我沿着法国和瑞士边界线转了一圈。由于去的地方离法国的7个生蚝产区都比较远，所以就苦了老潘，一路只能吃些别的法国菜将就填肚子。那天从瑞士一回到法国境内，在一家酒店住下，找到一家餐馆吃饭时，老潘实在有点忍不住了，要我问问餐馆服务生有没有.....生蚝。

居然还有。不过老板补充说是Fine de claire(精美克莱尔)3号的。老潘一听3号略微皱了皱眉头，但立即清醒地说，好，那就要它36个！他想，个头瘦小了，就用量来补；可他一个人吃36个生蚝，那家餐厅的服务生和老板恐怕是要记住一辈子的.....

回到巴黎后，老潘要求的第一件事，是陪他到“Flo/福楼”去补吃一顿.....

老潘的第三个“软肋”我是很晚才发现的。

刚认识老潘那会儿，我还年轻，正认识一个(现已英年早逝的)法国金发姑娘。老潘知道后大不以为然，常常嘲笑我，而且在交谈中，故意把我所器重的“金发姑娘”篡改成“黄毛丫头”。

但老潘非常义气。当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于是想到让学过中文的“金发姑娘”去一趟宁波老家代为见见多年未能谋面的家人和老朋友们。老潘听说后大力支持，不仅安排上海的酒店和国内盘缠开销，而且设法给予各种方便，使得“金发姑娘”能够愉快成行……

当然老潘也少不了对我的天真“烂漫”大肆嘲笑贬损一通。

所以，那时我就以为老潘在感情方面还真是个刀枪不入、坐怀不乱的“硬汉”。

可这“硬汉”形象后来终于也被揭穿了。

那是老潘最后一次来过巴黎之后，总会时不时地想起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和鲁娃闲聊，问起老潘近况如何。鲁娃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老潘心情不错，正和女伴打得火热，要规划“未来”呢……

我一听大跌眼镜：啊！老潘居然儿女情长起来了？这不是又一个“软肋”吗？

据说老潘年轻时风流倜傥，用流行一点的形容，说他“吸(女)粉无数”，应该也不过分，而在老潘昔日的女性追随者中，甚至不乏至死不渝的……

我为发现老潘的这第三个“软肋”而高兴，老潘的形象也忽然变得丰满、完整、甚至伟大起来：是呀，一个正常优秀的男人怎么能缺少女性的陪伴和襄助呢？

……

当鲁娃告诉我老潘走了的时候，我自然很伤心。但最初的悲哀过后，我倒很为老潘高兴。因为我觉得老潘活得很真、很潇洒、很自在，即使再多几个“软肋”，又何妨呢？

老潘先走了。

那地方估计肯定不需要“纸张”。一辈子受了“纸张”之苦的老潘这下终于可以放下心了。但愿那儿也有老潘喜欢的生蚝，而且时不时有个把美女陪伴……

2023年6月于法国巴黎



潘与让居易
在巴黎的咖啡馆

亦孚未死 只是离开

温州 | 胡蓬星

亦孚兄于我而言亦师亦友，在我们认识三十多年里，每隔一两个月我们都会见一次面，就着粗茶淡饭，说说人生、社会、生活，以及生命的各种状态。虽然职业不同，爱好亦不同，却能当知己，相谈甚欢。每次见面感觉时间匆匆，与亦孚兄一席话，总能豁然开朗，受益多多，真不知道何以回报？

今年年初，我还在海南时，惊闻亦孚病重的消息，马上回温。有幸以朋友的身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陪他一起度过。悲痛、惋惜、欣慰各种情感交织，悲痛是因为看着知己好友被病魔折磨离我而去，却无能为力；惋惜的是，亦孚兄年纪不大，除了肺部，其他方面机能尚可，过早离开；欣慰的是，能在他看得到的地方，陪着他，支持他，送他最后一程，不枉我们朋友一场。

亦孚兄的一生很是传奇，周岁丧父，不到2岁送人，他的母亲独自撑起九个未成年孩子的家。他16岁参军去新疆，后返回家乡，通过创业实现了财务自由。在企业最好的时候遵循内心对文化的渴望，下狠心关闭了蒸蒸日上的企业。因为天生对字画的那份喜爱，使他在走出人生困境后，就

开始对字画的寻访和收藏，把余生的时光全部用在自己喜欢的字画上。字画是他生活的乐趣和意义，是他生存的全部动力和推力。

亦孚曾说，他不是一个人足不出户、循规蹈矩的人，而是历来头脑里翻江倒海且天性不安分。天生爱好的阅读、思考，成了他排遣大量时间的唯一途径。

亦孚还说他是一个跟绘画圈毫无瓜葛的人，他常常庆幸无瓜葛使他的审美能保鲜和开阔，

他曾经定居国外，原以为可以疗愈与生俱来的宿命，终因自己喜欢的传统家乡美食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回到故国。

他最喜欢竞得的张大千八十岁时写的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分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认为这把他的一生都概括了，可以一用终身。

他也喜欢黄永玉为他写的对联，“岁月荒唐过，文章腴腆成。”他认为黄永玉先生的文字平实有泥土气息，人情味浓郁，极尽人间相。黄先生为他写的“六根不能清静，五味常在胸中”更是深得其心。

亦孚纯粹，他的生活除了字画，喜欢喝茶，每年都会购入大量的杭州龙井和福建乌龙茶，慢慢享

用；亦孚生活颇有趣味，这趣味源自文化与艺术，他喜欢漫无边际的阅读和思考，他可以把一幅字画挂在房间里很久很久，足不出户仔细研究观赏；亦孚大方，看到好的书画，他会欣然买进，而且只进不出，不会考虑金钱的价值；亦孚重情，对于母亲的护佑念念不忘，对于朋友随性而自然，能给予帮助的从不吝啬；亦孚亦洒脱通透，对于生活、婚姻有更透彻的体悟。

生命苦短，流光易逝，亦孚兄逝去，不思量，自难忘。老友故去无处话凄凉，聊以纪念。

2023年6月10日于温州七都



张大千画
(亦孚藏品)

一觉山话犹闻声

杭州 | 徐宗帅

在潘亦孚的朋友圈中，除了几位发小之外，我也算是交往时间比较长的老友。亦孚匆匆走了，思绪万千，情急之中，不忌平仄合掌，曾撰挽联：百年文人已留迹，一觉山话犹闻声。在陌生人前，亦孚似木纳寡言，其实健谈善讲。他一生的“山话”，是一本书远远无法概括的。曾有人声言，要为其撰写传记，想会有一定的道理。

我无力描述亦孚的生平全貌，只是回眸前尘，忆及与之相处的一些日常琐事，聊抒怀念之情。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一起从温州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并在同一个连队。亦孚属于还未成年最年幼的几位，来自在校学生。不安份的亦孚，又曾狠话顶撞连长，七十年代初，在团里第一个被砸了铁饭碗。当人们还在惊愕之中，而亦孚已被砸醒，决然离开了戈壁滩。他跑回温州，直奔楠溪山底讨生活，还贩卖过木材，冒险走钢丝。我也曾在楠溪江一带混过，时间是一先一后，相同的是都经历了磨难，不同的是我在一个村的祠堂里当翻砂工。七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松动，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己唯一可干的跑街，亦孚成了飞鸽牌供销员，除了觅食，已开始关注市场，搜寻适销对路的产品，而我仍未开窍，一直沉迷在公差余隙的游山玩水之中，贪图穷开心。

徘徊在楠溪江同一空间，我们却未曾交集。八十年代初我调杭州，更是天各一方。只能说是一种天意，八十年代末，在上海至温州的轮船邂逅。亦孚乘的是二等舱，这在当时是十分奢侈的。桌子上一杯绿茶，床上趴着一本书（《苏曼殊全集》，或是《蒋介石传》）。他直言自己已离异，现在带着一儿子，以厂为家，全力以赴办企业，都瘦成了只剩九十多斤。他讲话起劲时，额头直绽青筋，还是挺精神的。他能沉下心来搞实业，出乎意料。他又坦言是走投无路，逼出来的。谈起自己的读书与字画收藏，顿时眉飞色舞，特意嘱咐到温州去他家里坐坐。也就是这次见面，开启了延续以后数十年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密切交往。

在温州，像亦孚这样规模的乡镇企业，成千上万，但像亦孚这样的老板实属罕见。爱读书，而不是装模作样，附庸风雅。书读得虽然不多，但读得深，想得透，活学活用，实在难以找到。更何况他读的不是实用的企业管理，不是对口的专业技术，而是文史哲，更是惊若天人。

亦孚骨子里喜欢书画，第一个仰慕的人应是弘一法师。1990年，故友陈钟英兄长陈钟镠送我自藏弘一墨迹“归宗芝庵主结茅绝顶偈”，我即转手相赠渴求多时的亦孚，这一成全，使他激动，并且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天天弘一，昼夜不舍，好像弘一领他走进了“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

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的闲人别院，如获至宝，显然已不是一幅书法，而是同弘一的心照神会，触摸到了“闲”的真谛。亦孚能写出《弘一不死》，直抒胸臆，与之以后的《百年文人墨迹》的收藏宗旨，可谓一脉相承。同时我也颇为欣慰，物有所值，比我自己收藏，更为适得其所。

1991年下半年开始，我为家父编诗文集，获准假期，有了一年自主支配的时间，而这与亦孚赴巴黎办理定居法国档期正吻合。在温期间，我就住在了亦孚租赁的作为新厂房的雪山侨村。入住雪山侨村的第一天，老徐（徐国林，一直如此称呼）也就过来了。亦孚充其量也就一小企业的老板，而老徐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即使当时提倡党政领导与企业家交朋友，怎么不选择大企业大老板呢？老徐如此器重亦孚，是慧眼识珠，还是惺惺相惜？老徐算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到后就让司机先回去，自己一人留下来与我们饮茶谈天，共进午餐，非常随和。亦孚与老徐可谓挚友，后来在《解放日报》读到老徐的一篇《秋荷自解挂冠意》，才比较透彻地观照到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大概过了个把月，剑丹来访报喜，他提议创办的温州书画院批文已下来了。那天我们四个人（还有亦孚与金辉）在瓯昌饭店午餐，谈不上庆贺，但彼此都蛮开心的。现在老徐与亦孚都已离开了人世，亦孚从未张扬过自己与温州书画院的关系，但作为知情者与见证者，亦孚是温州书画院成立的推手无疑，这一善举，应该记下一笔。

雪山侨村的办公室里挂起了名人字画，花开鸟鸣，倒像是一座艺术会所。再则慕名送画上门的人来人往，而且时有成交。一次一位老先生送来四幅黄宾虹的山水册页，亦孚只看好三幅，而我最为欣赏的一幅秋景落选。亦孚见我深感惋惜，二话不说，追加了三千元拿下，后来还是送给了我。企业事务与字画收藏，本末倒置，那时就已是家常便饭。每逢有精品书画到手，亦孚必邀我去水心公寓静心分享。也曾担心，老板的分心会不会对员工带来不良影响，每提及此，亦孚只是笑笑。

那段时间正逢亦孚频繁去巴黎，曾一度委托我代管企业事务，并赐我一支笔签字权。或许是我尚可靠，也能应付，他滋生了挽留我共同经营企业的念头。当时下海是时尚，我也犹豫过，但考虑到家庭与性格软肋，还没答应。临行几天，亦孚邀我至水心公寓，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多。批评我只有觉悟，没有行动。也曾自责，我的离开，是他输了。还语重心长地责怪我：产品开发成功，销售蒸蒸日上，是丰收的时候了。辞别那天，关起门来又谈了半天，还送我一只巴黎刚刚带回的新秀丽公文箱，彼此都有点依依不舍。

分手之后，电话不断，往来依旧，凡是大点的活动，不管是在温州、上海、深圳或是北京，亦孚都会邀我一起前往，共同经历。亦孚收藏的字画，每幅背后都有故事，一点不假。分开而言，应是作者有故事，作品有故事，收藏也有故事，而后者是属交易双方的共同故事。

齐白石《红荷鸳鸯》与张大千《落日渔樵图》的背后正是亦孚与章诒和的故事。当初章诒和开的价格，并不低，亦孚没有还价，而且是完全地满足了对方的要求，除了盛情款待，还另外赠送了一只捷克大料器。章诒和后来对亦孚谈过，温州之行的感受，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礼尚往来，而是聚焦在人的认识上。认为久久回味的不是温州的街市，也不是餐桌上的美食，而是彼此渴望理解、渴望交流的谈话和闲聊。交易成了交流，交流成了交往，甚至成了知音密友，这是亦孚的高明之处，当然也离不开善良的同情与慷慨的济困。亦孚的口头禅，最好的交易，不是赚得多，而是能给对方留几口。

亦孚参加书画拍卖会，竞拍影响最大的是1993年6月20日参加的朵云轩首届书画拍卖会。当时拍卖市场方兴未艾，尤其是书画拍卖，特别引人瞩目。整个过程，金辉采访写了《温州人举起了竞价牌》的报道，打的是温州牌，为温州鼓而呼。能从温州生意人堆中站起一位书画收藏家，的确令人欢欣鼓舞，再则是与香港人的争夺中以16万港币竞得齐白石《贝叶虫草图》扇面，在座的苏富比拍卖行的老外都睁大了惊讶的眼睛，全场掌声雷动。不过报道中特地说明，应本人要求，不公开姓名。

北京的拍场，亦孚的举动也是名声鹊起。在嘉德94秋季拍卖会的扇画图录的封面是潘天寿的荷鸟成扇，背面是傅抱石的仕女。

二位大师珠联璧合，精妙无比，亦孚自然跃跃欲试。6万起拍，争夺激烈，迅速攀升。当时是我代为举牌，与之私语，28万是最后一口。亦孚即从我手中取走了竞价牌，30万、32万，最终以35万落槌。陈东升在会上即兴宣布，创造了当时纸扇的世界最高价。以亦孚的话，内含10万元的广告费都值，也尽兴了。这次拍卖会，亦孚参拍收入仅30多万元，而竞拍支出却达70多万元，扩大了投入，一定意义上讲是确立了书画收藏界的地位。

1994年初夏，亦孚与我在锦江饭店，经朋友介绍，一位自称是康有为后人的先生送来一幅水粉纸本画。打开一看，横幅镜心，画面右下角有款识：丁巳暮春敬为南海先生作六十行乐图 门人徐悲鸿 钤印：悲鸿。真迹无疑，内心惊喜不已，亦孚开出8万元，这位先生不与置否，只是说回去商量一下。亦孚有意愿买下，但觉得这幅画不是他的菜。我强调的是大师画名家的史料价值与文献意义，是天上掉馅饼。最后是以13万成交。当时锦江饭店还没有保险箱配置，随身携带的现金放在卫生间顶棚上，推开一块活动方板，取下来当即付了。这位先生非常感激亦孚的痛快，还额外赠送了几支康有为用过的毛笔。

这幅画装裱之后曾挂于水心公寓客厅，我说是镇宅之宝，但亦孚并不欣赏。朵云轩拍卖公司闻讯后，以有人可出三十多万为由，动员亦孚上拍。

我也曾提议将此画送到北京，可与廖静文商换徐悲鸿的其他精品。最后还是 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32万元成交了，又经几轮流通，终于上了翰海1998年春拍图录封面，估价100—150万元，成交价222万元，多少年后，又上天价。在此重申，并不是讨论收藏效益，而是亦孚的收藏理念，总有自己的追求与取舍，时常超越常人的考量。

原以为关闭企业是戏言，1993年底亦孚果真一刀两断。在此之前，他也曾在西湖寻觅隐居之地，如预购梦湖山庄，探访过朋友潘汝渝女同学居住的李朴园旧居，最后还是回到故里，落实在西山之麓。经过精心装修，半院玉兰，一隅芭蕉，灰墙简构，临窗俯瞰，河道逶迤，古榕郁郁。背依庙宇，拾级而上是山野荒径，数穴崩塌的旧墓，一地残砖断石，有几分阴气。择此而居，在阴阳之间，令人遐想甚多。亦孚自取宅名“一觉山房”。“一觉”，平和恬淡，深入浅出，进可以“悟”，退可以“眠”。

余秋雨，可以说是一觉山房的第一位贵客。1994年初，余秋雨在同学曹齐陪同下私访来温。我提前抵达，晚上偕同亦孚、老徐与金辉去机场迎候。余秋雨在一觉山房兴致勃勃欣赏了亦孚藏品，还题写了斋额“一觉山房”。在雁荡三天两夜，山居夜话，谈得最多还是文化人如何不为五斗米折腰，充满强烈的独立意识。余秋雨思维缜密，又穿插些戏剧性细节，有血有肉，妙语连珠。最后一天，还由曹齐执笔，大家一起推敲小记一篇。

尽管是私访，媒体上门，纠缠不断，这是亦孚最为懊恼的。难以推辞，余秋雨只得在政协会堂作了一场“中华文化漫谈”讲座。学生张思聪夫妇宴请，余秋雨无法谢绝，亦孚又不愿抛头露面，只得由我作陪。在回一觉山房的路上，我与余秋雨聊起了亦孚面临的抉择与探讨的愿望，得到了余秋雨的回应。后来听亦孚讲，那晚一对一，谈得酣畅淋漓。亦孚还特地翻出笔记本，给我读了余秋雨来之前与走之后写的几段文字。名人面前，贵在清醒，这点亦孚是老辣的。余秋雨的“亦孚比我年轻，却已浑身静定”，并非虚言。

亦孚从老板到藏家的嬗变，随着一觉山房的落成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时不但已经失去了企业的支撑，并已将积累的资金倾巢而出投入字画。在一轮又一轮的进进出出中，不但有光鲜的一面，也有灰暗的一面。人们总是远观亦孚在收藏界拍卖场的咤咤风云，而我体察到更多的还是他的倦意与憔悴。看来亦孚是背惯了精神十字架，注定要在其中消耗，以至精疲力尽。我理解亦孚所说的，若割断与社会的联系，自己的沉沦也将不堪设想。他要握住书画拍卖这条唯一通往社会的救命稻草。

亦孚在一觉山房读画与写作，并不寂寞。满壁字画，大师云集，都是对话者。藏家成千上万，但能对字画动之以情，心心相印者不多；酷爱字画者也大有人在，但能与之推心置腹，直逼生命内

涵的，更是少见。所以我说亦孚的收藏，是藏之于心，非一般藏家所能及。亦孚自己不绘画，收藏字画没有借鉴笔墨的功用，而只是在珍藏某段情结，某种思索。通常收藏字画，赏心悦目，但亦孚却像一位纤夫，步步维艰，以致洒泪发出读画的绝响。命中注定亦孚要做这门沉重的历史作业。今人的收藏，正是前人的散轶，拥有毕竟只是一时，收藏的悲哀又融入了亦孚宿命的人生体验。

大概是亦孚已承受了过多的苦难，老天有眼，解除了再劳其筋骨的一切俗累。对于他的深居简出，我曾言之走遍世界一个样。殊不知他避开拥挤，杜绝平庸，认定一片，精耕细作，捣腾出一个开阔的自我空间。我行我素，走独木桥又是亦孚的个性。人生走到终点，身份证上标明的还是瓯海潘桥镇陈岙溪下一位农民。对这位毫无索取，只有奉献，难以谋面的老伯，当地人也是一脸茫然。

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坎坷构筑了生命与文化，他不像书生那样文绉绉，而总是带着草间的率真，更多的是血淋淋的生命律动。读书有自己的取向，写文章有自己的意志，他一再感叹：“一生能写几篇真文章？！”令不少专业爬格子者自叹弗如。

1993年底，曹齐约亦孚写林则徐扇面收藏，后题为《收藏小记》，应是亦孚的处女作。我曾多次

充任他的第一读者。余秋雨读了亦孚的《不离不弃的影子》，就曾劝其将其中细节具体化，写个20万字。还说自己从来不叫人写文章，这是第一次。

1996年，亦孚的收藏感言在《解放日报》“文博”专栏刊出，一发而不可收。陈鹏举说他文如其人，个性鲜明，很有气概。小城走出一名藏家，居然在魔都大报专栏中谈读画，谈美学，有板有眼，令人刮目相看。

仅杭州、上海、北京与香港四个城市，列个名单就有长长一串。亦孚与这批老报人、老教授、记者、编辑、画家、艺评家、作家，各类社会人士的走动，其中插曲纷纭，本应安排在他酝酿多年的《宿命》中出场，现粗略预示一二。

搂过黄永玉背的亦孚。《初识黄永玉》与《五味常在心中一再访黄永玉》可以作证。其中与黄永玉较劲的一段，不惜篇幅，摘录如下：……我说：上联是六根不能清净，下联由您了。说毕便看着他，稍后，他笑着说：下联是五味常在胸中。我称妙。书写之际，他似有犹疑地说：改为难得清静好吗？我说：不好，就是不能清净。

留下别致的场景—老者的包容，后生的顶真。

亦孚曾给我读过几封董桥的信。

在香港时，董桥的藏品也曾请他过目，亦孚直抒自己的收藏观，对董桥的触动极大，并且此后调整了收藏方向。董桥曾著文赞赏亦孚：眼力是他用功用心的收成，最教人羡慕。他的书画藏品每一件都是画人墨客的性情之作，流露的是笔下的瞬间光辉，再写再画就不一样了。这些藏品反映的是收藏者的修养，跟权贵富户搜罗渔樵耕读的豪举大异其趣。玩收藏难就在搜罗出自己的品味。

王元化最有先见之明，预期为亦孚题写了《一觉山话》书名，寄望“此人的文章有山野之气。除了藏品，希望他以后出版一本专门给藏人阅读的书。”“山野之气”与亦孚的“楠溪源头是我家”，息息相通。近几年来，亦孚迷恋楠溪江，曾上百次地去楠溪江，看那树那水那山，似在与其一次又一次地磨合，不但在文字上没辜负老人的期盼，也完成了自己的修为。

2011年，我与亦孚共同赴欧。这趟去是换居留卡，我提议他托朋友寻找民宿，多点市井趣味，他同意了。在戴高乐机场分手，我抵达马德里很快就接到了他电话。租赁的民宿位置适中，更令人意外与惊喜的是满屋的黄花梨家具与中国水墨画。一周之后，我即赶了过去。坐在黄花梨官帽椅上，依着黄花梨长条桌，共进晚餐，似梦如幻。



潘与徐宗帅在巴黎的咖啡馆

亦孚执意让我住主卧，室内有黄花梨大小立橱，补壁的是齐白石的妙虾、边寿民的沙雁与蒋廷锡的风荷。激动之余，我即将室内所有的黄花梨家具，从整体到结构，从木纹到花饰，一一拍照，传给曾在《解放日报》上开过文博专栏《精品过眼》的古家具专家柴亦江，回复予以认可。从民宿徒步到花神与双偶咖啡馆仅一刻钟，一坐就是半天，感叹巴黎充满梦幻的浪漫。回国之后，对这趟奇遇，亦孚难以释怀。本着一切皆有可能，开始了委托法国朋友沟通房东老太太，从水墨画的出让开始，继而有了黄花梨家具的回归，最后又是法国老太太的访华，像小说的情节，高潮一波又一波。

亦孚的收藏并不都是一帆风顺，有得有失。初期除了字画之外，砚台、玉器、瓷器、杂件都涉猎过，也缴了不少学费，就是专攻的近现代书画，都有闪失的时候。所幸他的魄力与坚持，总会令人柳暗花明。他曾自剖品性劣根，认为如一旦成了暴发户，反倒毁了自己。的确，他没有被字画所玩，而是玩了字画，进入了别的藏家难以企及的“开文人字画收藏风气”（方韶毅评语）的境界。

2014年1月，亦孚居住在我三亚湾四季花园隔壁的阳光海岸，《一觉山话》自序开始动笔，缓缓写来，很动感情，也极用心。这里每天都可以迎接大海日出，但他笔下流出的却已是夕阳流霞。

《山房一觉已夕阳》完稿，我与朋友都予好评。

这也许是他一辈子最长的一篇文章，几乎用了最大的心力，也依稀听到了生命的喘息。

2022年12月30日，收到了他的微信：我七天前即中枪了，几次极度难受时，乞求阎王赐福让我下课。老烟枪，肺气肿，又遇新冠，凶多吉少，折腾接连不断，以至到了非去探望不得安心。在高铁上先发了微信：在车上再读《饭余的功课》，还是隽永有味。读唐振常的《蔡元培传》，比你迟了二十多年，你的早熟可想而知。这个话题太大，留待以后再议，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大人蔡元培之大，已溶入拙文《林风眠在激荡的一九

二七年》之中。在病房里，一是劝说配合治疗，答应得有点勉强；二是提议多年前他送我的一幅胡适书法，可否联名捐赠温州市图书馆，他倒含笑同意。

我与亦孚都仅是初中生，但都还爱读书，也算半个读书人，一起走进籀园，应是心安理得的归宿，同时还可让更多的读者听听亦孚的一觉山话：今天，看着胡适遗墨中端端正正的“毁誉不倾”，有感百年间不少人事终归持平之论，时间，是公平的砝码。

2023年5月



潘与作者徐宗帅

遠離一切有，圓滿無上悲

香港 | 乔晶晶

北京沙塵暴那天，潘先生走了。消息是他姪女第一時間告訴我：「晶晶，我舅舅走了。」因為她的微信看不出姓名，我沒有反應過來這是誰，可直覺告訴我，是潘先生走了。這種反應似乎也很適合我與潘先生這麼多年帶著點「神交」味道的交往，說「神交」，可能比「深交」更合適一些。

從大約2005年認識，我們見面來往也許不過20多次，有時是拍場上的偶遇，大部份則是在他溫州的家。先後去過潘先生兩個家，一個是在溫州城中小山裡的獨棟，房間里幽靜得很，光線不是非常好，可是和他永遠白色床品的單人床、床頭乳黃色的壁燈罩，還有那尊他從歐洲淘回來的小男孩胸像雕塑很搭，如果用一個字形容潘先生這個家，那就是「幽」字，幽幽的光線，空間也是曲折，上上下下好幾轉，和潘先生的交談，永遠都是幽幽的，淡淡的，內容其實是沈重的。惟一跳躍其間的，是他那位男助手，印象中一直速度很快，忙上忙下，幫我提行李拿包，給我引路，最後送我上出租車，還總是要把去機場的車費提前塞給出租車司機。

應該是2013年以後，中間有兩年因為孩子小，我沒有去過溫州，再去時，他已經搬家了。

還是那位男助手在樓下接我，剛下車，我記得當時有點失望，完全沒有過去小別墅那種清幽，不過是一個尚在開發中地區新樓的感覺，可一進去，心放了下來，還是潘先生的調調，只是光線敞亮了許多。這個家是個帶露臺的複式，潘先生的大部份活動卻似乎都完成在臥室。臥室很大，可床還是以前那張單人床，依舊是素淨的白床單，連床頭燈也挪了過來。床邊是一個幾乎落地的飄窗，離地不過一階臺階，潘先生在上面放一個茶几，兩張單人皮沙發，相信他與來的客人，但凡熟悉一些，就是在這裡一對一地聊天。飄窗兩側，他掛著自己最喜歡的一對大千長聯：「不作公卿非無福分都緣懶，難成仙佛為愛文章又戀花」，用潘先生自己的話說：「把我的一生都概括了，理應歸我日用，可以一用到終」。鄰著飄窗，放置一張簡單桌几，沒有抽屜，除了幾張A4紙和筆，也放不下其它，配一個很舒服的小沙發椅，潘先生說他平常如果想寫點東西就在這裡寫，可以想像到他寫到中間，就陷到沙發裡邊抽菸邊深思的樣子。

潘先生和我每次就坐在兩張單人皮沙發裡，他隨意撕開一包鐵觀音泡上，點著一根煙，就開始說。不多的時候他會談到自己的過去：他的父親當年怎樣在溫州經營醫院；他自己如何到新疆的兵團，又是怎樣費盡周折回到溫州開始全新的人生；他如何做企業，又是如何結束了生意，專心

於書畫收藏。說到自己的收藏總是他最興奮的部份，尤其是拿出信札一起閱讀憶人；或者領著我在房子各處欣賞掛著的書畫，一幅幅講，也要我講，潘先生不常用眼神和人交流，大多時候，即使在說話，他也是微低著頭，只有談到他鍾情的書畫，他的眼睛才放出熠熠光彩，像變了一個人。

我印象很深的還有潘先生家的飯食。照顧他生活起居的是一對夫妻，跟他幾十年了，原來他做企業的時候就跟著他。新家可能是光線敞亮些，吃起東西來，瞧得清楚，味覺也格外清爽分明，而且我們總是四個人一桌吃，可以邊吃連聽大姐介紹，什麼魚，什麼菜，都是新鮮的食材用簡單的方法烹製，他們如果泡了梅子酒，還會給我倒上一杯。潘先生吃得快，吃完就走了，大姐也吃得快，但會一邊收拾，一邊和我聊天，聊的都是吃，現在想想一樣也沒學會，越簡單的烹飪其實越不簡單。等我吃滿足了，再踱步上樓，潘先生已經泡好茶，抽著煙，在等我了。有一次，飯後上樓，他遞給我幾封信，一封是聶紺弩，一封是楊憲益：「晶晶，這是你喜歡的人，鋼筆信，不值錢，你留著玩。」這兩封信成了我最珍貴的收藏，常帶身邊，偶爾摩挲，就會想到聶楊二人的豁達大度，也會想起潘先生。

潘先生早年經歷坎坷，讀書多，喜歡思考，看事情看得透，可有些事情卻放不下，因為他有情，

有情結，不僅是對書畫收藏的愛，其實是對美的愛與執著，這「美」可以是傅抱石那幅《淵明歸隱圖》的美，可以是豐子愷《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的美，可以是俞平伯那幅《紅樓小詞》的美，可以是傅雷那通信札中毫不留情面讓沒有才氣的藝術家直面現實信札的美，也可以是林風眠的、黃花梨傢具的，甚至是那個小壁燈的美。他的執著心，到頭來，令他想灑脫也無法徹底灑脫，可真能做到「遠離一切有，圓滿無上悲」的，世間應該沒有幾人吧。

因為疫情，2019年5月的一面後，除了微信的交流，再也沒有見面，他分享喜歡的盆景、文章或是牢騷，也告訴我他知道我的近況。他曾提到他正在寫一篇關於自由的文章，不知道最後他完成了沒有。

2023年3月於香港



这世上又少了个通透的人

温州 | 朱 放

从初识潘亦孚至今，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至于初次见面的场景，时间已经太过久远，实在是记不得了。大概会是在一个同好的小圈子聚会上。

潘亦孚为人四海，对朋友豪爽。那时他还在办企业，而我也在经商，相识前便有耳闻他酷爱文学古玩字画，而我也热衷于此道。相处之后发现两人脾气性格大致雷同，便更是投缘了。这期间还发生了小插曲，我办企业时曾想挖角一个技术员，多年后和潘亦孚闲聊时提起，才知道当时要挖角的那个人正是他企业的员工，两人哈哈大笑，此事遂成为我俩之间的趣事，每次一提一乐。

前20年相交多是聊古玩字画，潘亦孚于国内经济起飞时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全身心投入到字画世界中。他近现代字画鉴赏功底深厚，是各大拍卖行的座上宾。从早期的朵云轩，荣宝斋，瀚海到现在的嘉德，保利，西泠，匡时皆是如此。那时我与他多有同行，两人性格都比较宅，下榻酒店后，除了看展览参加拍卖，多待在房间喝茶聊天，时常连餐食都是叫的客房服务。一起聊些字画传承经过，文人趣事，一个个故事被他娓娓道来，常令我拍案叫绝。而他看我偶尔

为企业的事烦恼，也劝我及早放下琐事，多学学他，落得自在。两人总相互打趣说我们这么宅，到最后必定是懒死的。

现在这个时候看来，那时他劝我的事情，实在是太明智了。

记得2010年前两人一起吃饭，一顿能吃掉3斤多的帝王蟹，两份和牛加鲍汁伊面。到2010年后同样份量便只吃得一半了。甚至连拍卖会上常见的老面孔也越来越少了，便常感叹岁月不饶人。潘亦孚在自己的书中也写到：近年，自觉饮食衰退，耳不聪，目难明，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日趋严重，夜咳惊寤，已听得见发自天籁的三更鼓、五更钟，觉悟当留生命的一小截，干一点别太自私自利的活。

从那之后两人聊天中便多有提及生死问题，潘亦孚对生死也是看的很淡，说人活着要有质量，年纪大了身体每况愈下，再过几年万一要有个病痛，生不得又死不掉该如何是好？就这个问题我们聊了多次，商量了很多方案，总希望能找出个让自己好好走的万全之策。

2022年底，我连续打了三天电话，一直没接，心中感觉不祥。不停的打，最后潘亦孚接了电话，听不清他说话，外甥徐云龙接过电话，告知潘亦孚已经住院好多天了。我立刻赶去医院见到了潘亦孚，面如金纸，吞水困难，咳嗽无力。

经过询问得知肺癌晚期，未曾想与他闲聊之事一语成谶。此时他自己并未知晓病因。我劝他立刻转去上海治疗，他只说等他养两天，身上有些力气再去。后转院去了温一医打了三针抗癌药剂，他便执意要出院回家。我知道他还有事情未处理完，也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了些什么。

我给他联系好上海医院医生后，再到他家看望，那日他气色有些好转，我便劝他尽快去上海治疗，我说陪着他一起去，之前我们还约好要去日本寺庙住一段时间的，所以必须把病养好。他很平静地和我说，不要再折腾了，就算治好了，剩下的日子也没质量了。我知道他想在最后的时间里保留仅有的尊严，已然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就在我离去之前，他要我扶着他去日常喝茶的窗台上坐会儿。我心中一想便明白了他的打算，可作为朋友这事如何做得？又怎么能下得去手？现在想来，之前和他商量了这么多年，想了这么多好好走的办法，到头来依然是身不由己罢了。

3月10日下午2点30分接到电话，赶去潘亦孚家，遗憾的是晚到了15分钟。我把房间整理了一番，给潘亦孚盖好了被子，把他最喜欢的那盆松放在了他床头。最后把他常年吃的药一股脑儿都扔掉了，想来他也不想看到这些。我也特别感谢云龙夫妇，于病榻前悉心照料他的最后时光。

潘亦孚过世后，我送了他最后一程，发现他的墓就在我的墓边上，想百年之后我俩还能日常往来，此事甚好。

2023年5月于温州



傅抱石画
(亦孚藏品)

鹿城奇人今何在

上海 | 朱永还

亦孚先生相识相交近四十年，匆匆离去，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写上几句，以誌纪念。

初识先生在八十年代，申瓯二地交往甚密，先生在鹿城办企业，一时风头正盛，除了企业，也聊人生过往，也谈个人喜好，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收放自如，审时度势非常人所及，但终极则是一位有强烈宿命论者，数十年皆如此。

九十年代开始，去国旅法，开启新的舞台，抛开凡夫俗子的营生转入文玩字画之路，是爱好亦是宿命。转身之快，入行之专心，唯有潇洒二字。期间每每见面，总见先生捧出各种心爱字画，面露喜色，将各种觅宝经历娓娓道来，有大满足，个中辛苦，唯自知也。

先生一生，尤其至晚年，可谓十分自律，且诸事从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之中，风雅至极。但与老友之间还是不拘小节，游戏人生，率真之性情全然未变。记得九十年代末同游四川，聊起苏曼殊，往往流露羡慕仰望之情。彼时先生在文玩圈已是功成名就了。

我于2001年赴北美，临行前先生特来沪上话别，知我与佛学有缘，专门带来几副佛门大德之墨宝赠我，真是费心了，此谓好大哥也。

先生一辈子既童心未泯，又执着无比，数十年每每来沪总下榻于老锦江北楼，不耻下问，无论三教九流，相处皆能游刃有余，此非世故，只是洞察人性而已。先生在文玩圈数十年，因非学院派出身，故能独善其身，见解独到，视野之宽阔，令人钦佩！

2021年疫情之中，我赴鹿城与先生小聚，不想已是最后相见了，席间彼此聊起一生种种趣事，各式故人往事，除了回忆，唯叹人生苦短，倒是出奇一致。先生对生死钱财看得很淡，而且尽显大智慧，此为相处印象最深之处。

先生一生既无儿女情长，也无大喜大悲，处事不惊，转身华丽，修行圆满，不过如此，乃大自在也！

星星点点，以誌纪念，亦不枉四十年之情谊！

2023年6月7日于吉祥精宅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我称他为“老哥”

上海 | 贺小珠

三十多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连正眼都不太敢看他的。因为他的眼神在我看来像老鹰，又像一把利剑，一下子要把人看穿的样子，没有一定定力的人是应付不了这眼神的。所以，我对他有点畏惧，连说话也怯怯的。

我已经不记得中间有多少年不见了，有一天宗帅带给我一本书《亦孚藏品》，翻看后才知道这些年他还在孜孜不倦继续着他的收藏，而且手笔越来越大。书中附着一页纸，是老哥写给我的几句话，许是因为多年不见，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搞错了！我是小珠，他却称我“小珍”，我想他肯定是用“珍珠”来记我的名字的。信的下面留给我他的地址和电话。出于一向对他的敬畏，我一次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我们互相有联系是近10年，他来上海的时候，逢宗帅也过来了，会叫上我一起去他那里坐坐，上海有拍卖会他来了也会给我打电话让我有空过去聊聊天。

自从加了微信，我们的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因为我们有对事物相同的认知，使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他偶尔也会传给我他在旅游途中的照片，发给我看他阳台里的盆景。有时候不想码字了，就通个电话聊聊天。聊天中他谈到自己对收藏的认识，他很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谈他的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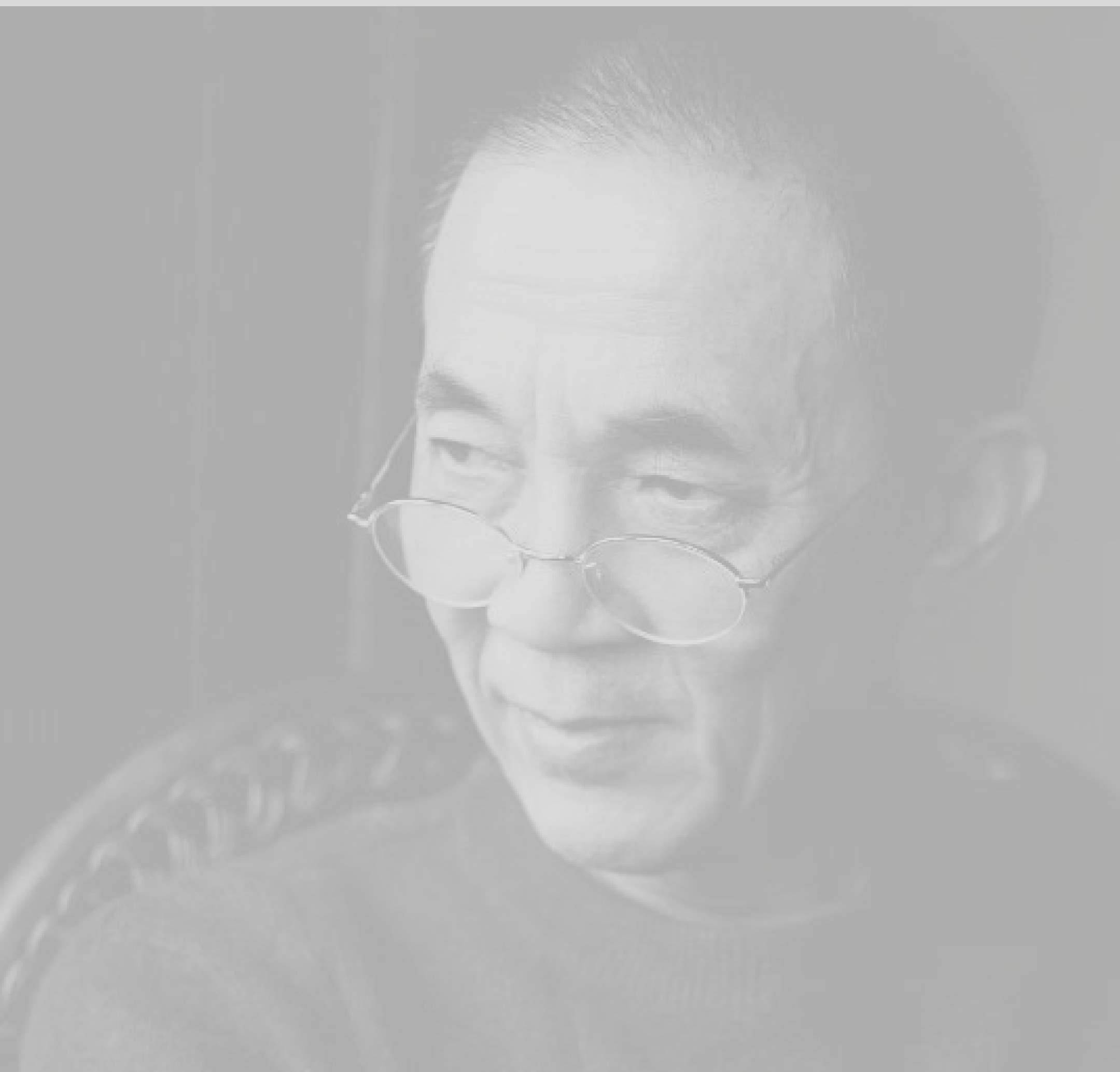
去年底12月30日，收到他的信息：“我七天前即中枪了，几次极度难受时，乞求阎王锡（惜）福让我下课。失去生活中过多自主权的人可怜的很，阎王不搭理我。他大概觉得我脑子还没有烧坏，所以活不好但还应活着。”我回他：“阎王爷让你且活着！”1月2日，他给我发信息说住进了市中医院，估计要一星期。1月5日告诉我他已经由阳转阴。1月9日他告诉我已经回家，我顿时松了口气，为他庆幸，想他应该已经安然度过了这一劫。

自2月17日以后，他没有给我再发过信息。我觉得很平常，也许没有他认为值得发给我看的消息吧。但是3月11日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则他去世的消息，我想不会吧？！不是说回家了嘛，怎么会走了呢？我马上给宗帅发信息想证实一下，宗帅回我说正在去温州的路上。我怔住了。是他，他真的没了！

这段时间《一觉山话》放在我的床头柜上，那页文稿纸写的“小珍”开头的信还夹在扉页里。只是那个行动沉稳、眼神犀利、说话带着浓厚烟嗓的老哥没了！当我发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习惯地点开他的微信欲转发给他的时候，惊觉他真的已经没了！

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他的样子。抬头望天，我寻找那颗犀利的像利剑般的星星。

2023年6月10日



一个人，一座城

法国 | 鲁娃

潘走了！我恍恍惚惚数着没了他的日子，怎么也找不到真实感。直至看见照片里那排飘窗，和飘窗前空空如也的皮靠椅，才蓦然醒过神。茶几上茶具依旧，靠椅里却没了那个喝茶的人。我穿过巴黎的远天眺望，发现他正撂下啜茶的小盏，从靠椅上起身，化作一缕青烟，隐入尘寰。

终于不得不告诉自己，人间再无亦孚，再无建华，再无潘。有人泪目，有人啜泣，有人一遍遍红了眼圈，因为不舍，不舍潘对弱者的悲悯，对朋友的悲悯，对这个世界的悲悯。然而，他却是不相信眼泪的。临终前，他不止一次说：我这辈子，活得重，但也值了。活得重吗？是的！收藏家锦衣玉食的光鲜充其量只是他似是而非的一张假面，悲悯苍生才是他个体生命难以承受的真相。更何况这悲悯的重负还包括了他自己，包括了他对自我最任性最强悍的质疑、颠覆乃至接纳。回望来路，他说他是知足的。生的知足理应衍化死的坦然。我也便不再以为，哭才是送他远行最准确的表达。作为他三十多年的挚友，我们无话不谈心心相印，又何尝感受不到他放下这浑浊人世间的那份轻松与释怀？！

我与潘相识于90年代初。由于那场众所周知的风波，我在供职单位难以为继，只得筹划跨洋西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润”。那时弄笔写字的都穷，既囊中羞涩，又只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同仁孙兄见我凑不够盘缠又不敢张扬，便拽我走进夜幕里那间居室。灯影幢幢中，潘从里间走出来，一袭米白色绸衣绸裤，清癯，瘦削，完全不是有钱老板的模样，更像金庸笔下的人物，带着尘嚣中少见的古气。孙兄吭吭哧哧说明来意，我这边早已涨红了脸。半拉子穷酸文人向大款借钱，心理上本就自惭形秽，偏遇上如此神秘沉郁之人，更觉无地自容。潘看着我，眼锋锐利掺杂恻隐，嘴角似有讥诮之意。他只默默听着，我却感到他的疑惑：逃离根植的故土，能活得好？婉拒分明在言外之意。詎料他却拉开抽屉，拿出两沓簇新的百元票，递到我手里，再把我还回去的借条不经意撕了，揉成一团。我窘得谢谢也说不出口，抱着钞票逃之夭夭。既然他对我孤注一掷的西行不以为然，凭什么还要借钱给我？当时的2万元抵我一个小记者好几年工资呢。

再见到潘是两年后，我从曼谷、罗马一路辗转到巴黎，他居然也来了法国，说是准备申请居留让儿子来上学。法国移民很难，但我们各有各的渠道，正在殊途同归的路上。他住在亲戚帮他租的房子里，我抱着餐馆老板不到3岁的女儿去看他，这是我来异乡打的第一份工。他见了我，如遇故旧般笑着，眼里却是挥不去的怅惘。

我知道，他洞穿了我境遇的不堪。我掩饰着，极力不让落魄的表情坐实落魄的现状。等我轮休，我们相约闲逛巴黎。地铁车厢里，有流浪歌手嘶哑嗓门唱列侬的歌，他听不懂歌词却听懂了忧郁苍凉。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大把硬币，倾倒在歌手递过来的铁罐里，噼里啪啦一阵响，引来众人的注目。法国乘客也有愿意给钱的，通常一个法郎几个生丁，他却……应该够我一周的工钱了。少有这么施舍的，尤其中国人。当时我浅薄，觉得他富有同情心，大气，很男人。

又一次，我们沿塞纳河漫步，驻足于巴黎圣母院前广场。一个10来岁大的吉普赛女孩穿过喂鸽子的人群走过来，扯住潘的衣角。她仰起一头蓬乱的头发，把藤编的小篮往潘手里塞，嘴里嘟囔着要换钱。女孩的脸锥子般尖峭，眼里是乞讨的渴望。潘顿时变色，他蹲下身，两手在衣兜裤兜里一阵乱摸，最后抽出两张500法郎递过去。我一把按住他手，告诉他，吉普赛人并非那么穷，流浪乞讨只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潘没理我，只把两张大票往小女孩的藤篮里一扔，低头朝前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发呆，好一阵才领悟过来。这显然不是大气或同情心足够形容的，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悯，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情怀。恰如在不认识并不赞同我西行时掷出2万元。只要他认定你在既定情境中需要帮助，不管关系亲疏，不管高贵贫贱，他都会无差别伸出援手给你所要

的，仿佛你和你们是代表整个世界来索要他与生俱来的亏欠似的。以致我后来还他这笔款时，他的表情竟是错愕甚至极不自然的。他坚辞，还幽了一默：我讨厌为借贷买单，更不喜欢被“要挟”回收所谓的借款。我理解他的善意，但人情与金钱是有界限的，不能混为一谈。我也半玩笑地嘲弄说，我虽穷，却也不准备给你高看自己的机会。他不再说话，眼神索然……这些细节微不足道，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他内心的一扇窗一片门，让我走进他纷繁多面的过往与内在。

我很快颠覆了初次去潘家的观感。他彼时40出头，正值男人的黄金岁月，企业家风头也很健，可他总爱穿一件灰不拉沓的蓝布衫，老成，孤独，沉郁，且常常处于苦思冥想状态，俨然半个老叟半个哲人。一旦触及所有生命之美时的敏感与智慧，则又孩童般天然纯粹，本能的真知灼见喷涌而来。他忽而深不见底，忽而真实透明，所谓翻云覆雨该是恰当的比喻。而在更深层面，他又表露出难以掩饰的强悍与霸气。他一支接一支抽烟，吞云吐雾，滔滔不绝，气场里弥漫着他也许并不自知的征服欲，不由分说将你裹挟或淹没。尽管音量不高，语调不紧不慢；尽管他的学养抑或底蕴有时并不足以支撑他的强大。总之，他很瘦，却不单薄。在法国人的语境里，他是独特的；在文学意义上，他是立体的。他骨子里我行我素的桀骜不驯与良善之心相辅相伴，成就了人性的复杂。

潘是从新疆逃回温州的知青。16岁那年，因家庭出身不受待见，他刚踏进郊区农中又掉头趔趄出来，自告奋勇去了戈壁滩。反正他自小讨厌课堂，没关禁闭也像关禁闭，唯有逃课晃悠的街头，才是他的江湖。其实16岁的半大少年并没看懂自己，他只晓得不喜欢死读书，却不晓得更不喜欢填不饱肚子还要做苦役的劳作。新疆戈壁滩是比温州小城大了天大了地的大江湖，他像一只飞蝇撞进去，连嗡嗡的呻吟都听不见。苦熬一年实在难捱，犯浑的劲儿上来，掉头逃跑，逃出连队跑出场部，几经辗转扒车回了家。

丢了户口丢了吃饭的“锅”，母亲骂他，居委会驱逐他，他像过街老鼠在巷弄里流窜。打点零工挣点小钱，然后打架斗殴，宣泄愤懑。奇怪的是竟在此时爱上了书，也算挥霍青春中找补了点滋养。多是散落民间的禁书、黄书，撕了书皮破了书页的，有什么看什么，没功利，就为看在眼里走进心里那种莫名其妙的悸动。居委会越逼越紧，他不得不逃向永嘉山里，学做贩木头的买卖。山民砍了原木廉价给他，他顺溪涧划竹排运下山销售。对于20来岁的少年，餐风饮露卖力气不算辛苦，独挡一面挣到钱才是挑战。他机灵而骁勇，居然做到了。揣着鼓囊囊的衣兜回山里，房东含苞欲放的女儿一头栽进他怀里。随着竹排逆流上顺流下，初恋的少男少女演绎了一场肝肠寸断的情爱之殇。注定不想一辈子绑在山里的他，抹把负心泪，怅怅然二次逃回温州的家。

依旧年少，却仿佛有了饱经沧桑的早熟。等到再度出发，吃上“飞鸽牌”供销员这口饭，他已然对闯荡江湖胸有成竹了。走街串巷，摸打滚爬，一千十来年。吃苦、受累，挥霍、享福，玩得风生水起，他的江湖历练他的心智，馈赠他如何做人的财富。直至改革开放国运变迁，他停下脚步不再走，开始办厂做企业。从作坊式的雏形到发展壮大的进行曲中，他也履行社会人的自然程序：结婚，生子，离婚。从单身开始，走一个圆，重回孤独，复调里每个音符都是市井冷暖。然后，继续一轮轮接纳女人，又一把把推开，从此不娶。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答非所问：我是一个残缺的人。我理解他指的是受伤的心理。强悍如他，却始终谨小慎微地与人头攒动的外部世界保持着距离，他深刻的疼痛到底是什么？

那段时日，他来回穿梭温州与巴黎，为保有法国居留，也为守住温州企业。虽行色匆匆，还是给了我们探究彼此的机缘。他总是苦口婆心说服我，拒绝法兰西，打回老家去。就算人不在法国，他也会通过越洋电话继续为此支付动辄几小时的昂贵费用，那份焦灼那份急切像要把濒死的我拽回生路，简直到了有点强人所难的地步。我明白他的担忧，也自知没有根基的漂泊有多难，但我基于绝望的身心涅槃有多么千辛万苦他能体察吗？我说不过他，便听着，固执己见。这让他

生出很强的挫败感，失望甚至愠恼。我则一边辜负他，一边试图理解他的动因。难道他摒弃家常、营造距离、享受孤独、包括恳求我与“那一边”和解的执念等等，都是他对内心深处某种力量的逃遁，反叛，或者颠覆？又或许，他需要与囊括了“那个别处”的所有外部世界有更深层的和解？说服我，其实是在说服他自己。

我看过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民国男人穿长衫，温文尔雅。潘说，这是自杀的父亲留给他最后的影像。说这话时他两眼迷蒙，表情复杂，有崇敬，也有怨怼。远在那个改朝换代的岁月里，潘刚满周岁，创立鹿城医院并兼任院长医生的父亲就因前朝瓜葛，心生恐惧，用药物静脉注射自尽了。诀别前，作为填房太太的母亲是知情的，她抱着襁褓里的幼儿，簇拥着丈夫两次婚姻留下的总共9个儿女，惊慌失措地去拽男人衣角，苦劝他别狠心丢下她和孩子。一直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却一步一步退到墙根，痛心疾首长叹道：难道连死的权力你都不肯给我？！母亲向有民国范儿的大女主气，深知拽不回来执意向死的父亲，便松了手，眼睁睁看着原本富庶和美的大家庭在父亲拿起针管的那一刻坍塌。医院被公私合营了，家产也被新政权收了，母亲年轻轻守寡，身后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就算变卖掉全部细软陪嫁，也注定填不饱一大家人的肚子。她必须走出少奶奶养尊处优的旧式生活，向新社会讨一份工作，从而供养孩子读书，抚育孩子长大。怀抱里

哭闹的潘成了母亲的累赘，她在床沿上坐了一夜，狠狠心，把不足2岁的他送给一对工人夫妇做了养子。遵循女德的母亲不能送走父亲前妻所生的6个孩子，只能泪别亲生的幺儿。亦孚的名从此被换掉，养父养母为他取名建华，颇有新中国意味。

都说，被原生家庭抛弃是人生大不幸，更不幸的是，养父母的婚姻在若干年后破裂，他重被送回亲生母亲跟前。儿子哭，母亲也哭，哭母子间的陌生，母子间的悲欢离合。那时年幼，潘并不知被二次抛弃意味着什么，更不知什么叫原罪的痛感。当然后来他懂了，父亲的自杀是这一切果的因，他的生命就是被这样的因果侵淫塑造而成。孤独也好，不和解不妥协也罢，都已由不得他。而一个活得羸弱死得刚烈的父亲，他的自杀又是谁的错？他自己的逃避，母亲的放手，还是宿命的绑架？潘寻找着答案，莫衷一是。

后来，潘在某一个日常突然宣告蒸蒸日上的企业关闭。他让每个员工带着一笔可观的遣散费走，留给自己空空旷旷的旧厂房，多年的呕心沥血如雁过无痕。但他不心疼。这其实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对旧物件对近现代大师字画的喜爱，对所有美的向往，都在胸臆里抽枝发芽，长出节节拔高的另一棵大树。他再也管不住曾带来滚滚财源的那一分三亩地和地里的摇钱树了。召唤呼啸而来，推搡他走向未知的空

白。无论业界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纷纷啧啧摇头，有说他跟钱有仇，有说他附庸风雅，更有说他不识时务。他懒得理睬，兀自扬长而去。散伙后第一次来巴黎，他手里攥有一叠书画作品的照片，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声。他笑说这是他叩门收藏圈的敲门砖、第一桶金。他还说，终于自由了！自由真好！他照例只在巴黎短栖，到手的法国居留在他只是方便出入的长期签证。我呢，也最终辜负他，按自己的意愿留在了法国，并嫁为人妻。我把我的法国先生阿兰介绍给他，他俩语言不通，仅用眼神交流，已惺惺相惜，乐于为友。我们仨曾有一次西班牙马拉加自驾之旅，愉快而尽兴。潘喜欢阿兰穿了很久的一件旧褂子，便从他身上直接扒下，穿到了自己身上。而我们预订的英国查理王骑士犬幼崽，潘执意付款作为回馈。这条乖巧伶俐的小狗取名为“龙”，一直跟了我们13年半。阿兰总是说，这是潘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阿兰和法国友人只称呼潘的姓，我从此也就不叫亦孚或建华，只叫他潘了。

彼时国内艺术品收藏尚处于复苏阶段，拍卖交易闻所未闻。潘就此投入，也算捷足先登。他又像当年“飞鸽牌”供销员那样走街串巷，目的和对象却变了。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或前朝旧宅，名人府邸，或大师大家一脉相承的后人寓所，他总能一手拎着钱袋，一手扞着诚意，在朋友引荐下叩开门扉，得到梦寐以求的珍品。事实上，当站到这一扇扇门前时，彼时仍孤陋寡闻学

养肤浅的他，心里有多胆怯多惶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甚至掣肘尴尬于跟那些前朝遗后文史宿儒交往的礼仪，更别说不卑不亢的分寸感了。他们本就不在一个轨道和频率上，怎么就敢？就能？但他就是相信，这一切来自缘分，来自上天青睐，更来自他与大师们灵魂与灵魂的碰撞。当然手握的票子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金钱在那个刚喘过气来的年代，足以让那些被命运捉弄到穷途末路的一群人视为救命稻草甚至诺亚方舟的。因此，看到对方为出让家传珍品反而满脸放光磕头作揖时，本该高兴的潘，心里却酸楚难过。

他暗暗发誓，要格外珍惜这些珍品与珍品背后的交往，并让自己名副其实立足于这片滋养他的肥沃土壤。返回家来，他深居简出闭门研习，读书，读画，读字，读人。他五更起床，深夜就寝，书画册页翻卷了边，心得笔记写了厚厚一大摞，灯晕下摇曳的背影越来越佝偻，真可谓呕心沥血了。当后来国内有了拍卖公司拍卖会，他已不再是过去的他。唯一延续的是无差别的低调，身着旧衫静坐于角落，像极了打坐的老僧，却反而被业界誉为奇人抢尽风头。再后来，他给报刊撰写书画鉴赏文字，独出心裁别具一格。又连续出版多种藏品鉴赏、书画论著。记者作家开始采访他书写他，都是业界牛烘烘的大V，把他刻意描绘，形象化放大，诱导了旧识新知追逐、猜测、议论。于是乎，弄潮人被拍出水面，他也成了名人。

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段吗？潘可不这么看。晨钟暮鼓中不懈修为，大师灵魂前自我拷问，让他比任何时候更卑微，更清醒，也更超拔。他对书画之美艺术之美乃至天地之美，有了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共情。既有娘胎带出来的慧根与大气象，也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格缺陷。他当然也与大多收藏者一样喜欢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但真正从心底热爱眷恋的则是弘一法师、徐悲鸿、林风眠，还有或许不在书画范畴内的胡适、傅雷等。在他眼里，他们高远广博的艺术天地是基于生命的悲怆和人格的伟大日臻完善完美的。尤其弘一，与人世诀别时的“悲欣交集”四字箴言；尤其傅雷，临终前那几行简朴之极的家常遗书，曾经让他长久地被震撼、被感动、被洗礼、被重塑，让他几乎宗教信仰般皈依了他们！

然而，在人生加法减法的运行过程中，得失并存。潘在有一天突然发现，阳光其实是很难照进他心底那块沼泽地的，它依然笼罩氤氲之气，依然泥泞。因为根植其上的对外部世界的悲悯与不认同，不附迎，不趋从，几乎是宿命的，上帝的视角。而远去的大师们各自生命的悲怆也只能从反面一次又一次验证了它们真理般的存在与不可悖逆。他身单力薄，又如何与这一切去和解，去抗衡？他终于想明白了，从此放下。

潘最后一次来巴黎是1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替他在塞纳河左岸租了一套短期公寓。他刚从北京

拍卖会折铢而归，两件傅抱石张大千的大幅神品居然出人意料之外双双流拍，因此神色难掩落寞萧瑟之气。幸好开门入室，满堂的明代黄花梨木器黄灿灿耀得他两眼发烫，才使那一脸的垂丧一扫而光。他在官帽椅上稳稳坐定，双手抚摸大画桌，视线却在翘头案上飘忽，整个人都几乎飘飘欲仙起来。他被这类好东西掳掠“芳心”时的疯魔劲儿我并不陌生，心想刚在北京绊了一脚，曙光即在巴黎亮起，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好人自有福报。之后，这满堂的黄花梨木器经历几年的兜兜转转，终于迁徙到温州他的一觉山房里。蒙古王公的后裔、法国女人苏珊娜也在我的牵引下，走进潘的收藏故事。



潘与黄花梨木器原主人苏珊娜及作者

潘再度从人们视线里消失，拍卖会也几乎看不见他身影了。他躲进自己清寂的一觉山房，与满壁的大师杰作满堂的黄花梨木家具做伴，心里做着彻底隐退的晚年计划，去完成搁浅多年的最后一件事情。他对我说，趁现在脑子还能动，我要争取用3年时间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他认为写自己是颇有意思的事。我说不仅有意思，还有意义。我还说，你这一辈子活得丰富多彩，超越了一个小城人的纵深与高度，很特别，值得书写，也值得留存。我当时正着手长篇小说《彼岸》的写作，初衷也来源于苏珊娜与她丈夫查理的爱情故事，还有他们的前辈蒙古王公几百年的飘泊史。其中人物原型之一便是潘。但他既然要写自己，我就不能抢他的饭碗了。于是我只假借他一个壳，把真实经历分毫不差留给了他自己。记得也在那一次，他还掏心剖腹对我说：你当时选择留在法国是对的！这是对我的褒奖还是对他自己的否定？他是个很少认错的人，但从不虚伪。

潘最终也没写出关于他自己的书。他是遗憾的。可怨得了谁？他把生命的最后旅程都用来伤心痛苦，有泪不轻弹了。怨天地，怨世界，怨时局，在他本该静坐写书的节点上彻底乱了，乱到有点良知有点温度有点触觉的人都安不下心拿不动笔了。战争，瘟疫，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左右价值观的撕裂绞杀，世纪祸害若滔天巨浪荡涤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在望不到前路的惊恐中直面死亡。欧陆兵戎相见，其余封国封城封

家。生活保障没有了，自由失去了，嘴和脚都被禁锢了，千千万万蝼蚁般的人群连温饱亦成奢望，连死都找不到葬身之地……一年又一年，潘与这个国度的许多人一样，一天天捱着没有头的日子，把所有悲悯化成愤懑与无奈，发泄在手机上。更多的时候不为自己，只为那些本就活得困苦如今更是雪上加霜的底层草芥。70岁老人竟然变成一个愤青，整天锁着眉头，寝食难安。没有泪，却悲号哀哭。他一天比一天瘦，形销骨立，终于病倒，终于连气也喘不过来。他被110送进人满为患的医院，躺在急诊室走廊里抢救。医生说，系新冠感染导致肺气肿旧症发作。好不容易抢到肺科病房的一个床位，没等缓过神来，CT、核磁共振紧接着发出死亡昭告：肺癌晚期！

家人没敢告诉他实情。他自己也拒绝真相。唯一的念头就是弃别人世，黄土一抔。起初我得知他病状凶险后，曾打电话委婉劝他来法国治疗，也联系过号称欧洲排名第二的巴黎癌症研究院。其实说是治疗，言下之意却是，希望他别死得太辛苦，能给自己留个潇洒离世的仪式。虽然我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当时西方正封堵疫情重灾区的中国人入境，实施起来并没那么容易，但我总觉得他值得拥有不一样的结局。他应该听懂了我的话，也有一闪而过的憧憬，随后不了了之。我想，对于如此一条同样充满未知的末路，他已没了支撑的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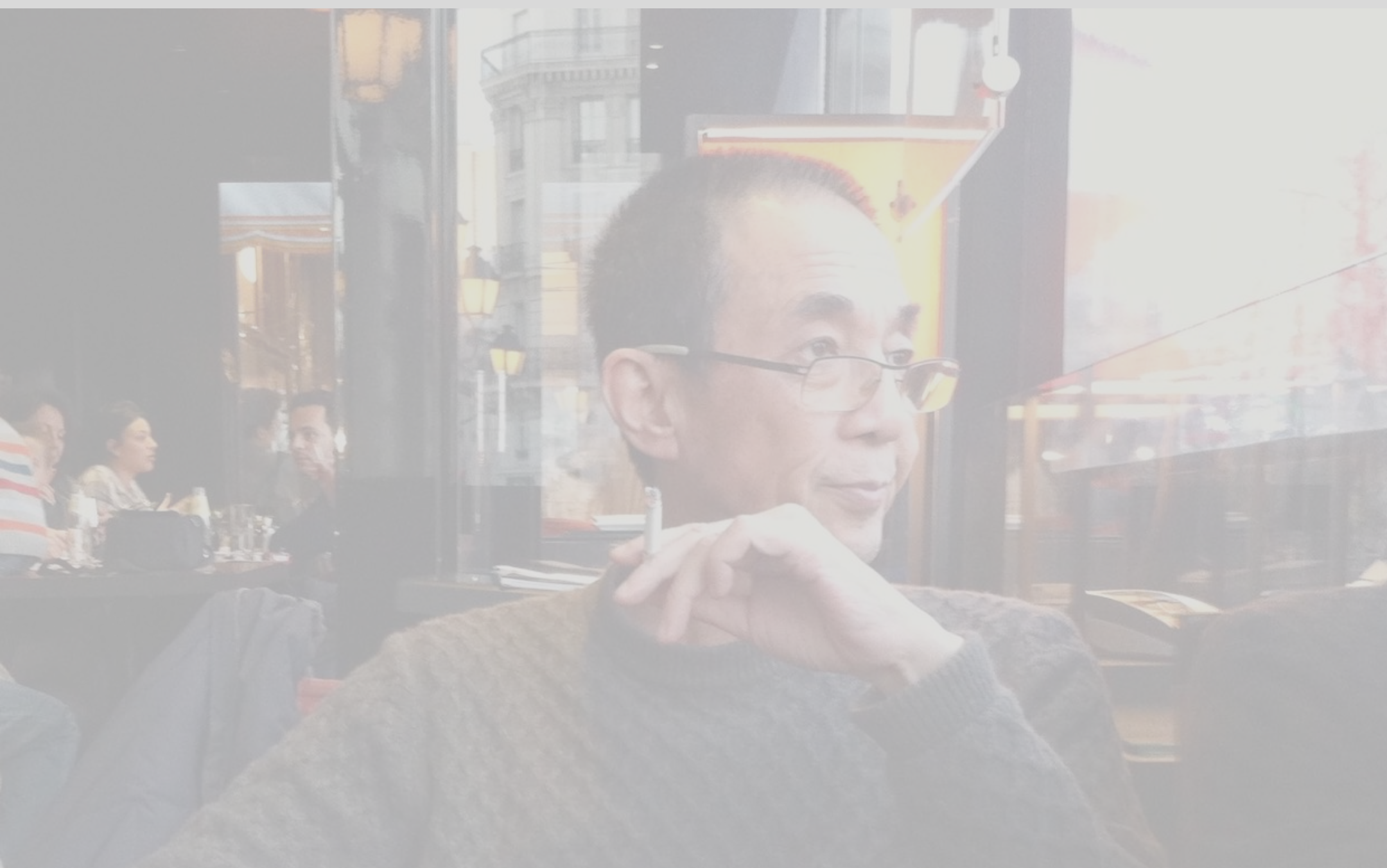
潘与法国朋友阿兰及潘的秘书周昕燕

于是，潘就这么走了。仅仅60多天。疼痛着，煎熬着，落寞而凄凉，如一片落叶急遽飘下，反衬了他生前曾一度被人为制造的热闹。或许这正是他所要的。而我，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下他的点滴，为他走过的世界留几抹浓浓淡淡的记忆。他是一个人，却像一条江，一座城，因为他的复杂，他的丰富，他的多彩，他的与众不同。所以，我以为他是值得书写，值得被记住的。哪怕这书写这记住很快褪色很快淡忘，做过了，便是心安。

我见潘的最后一面是在疫情前的2019年6月11日。即将回法的前两天，我带一位新朋友去拜访他。品茗，聊天，然后午餐。

云龙倩影夫妇照料潘的生活起居将近40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熟识他俩，尤其馋倩影做的饭菜，潘也每每嘱她找专门的食材以饱我口福。那天分手天色尚早，潘还轻声问了句，你也走了？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是的，朋友走，是在温州，随时想见一脚油门；我走则是回法国，再见难以预期。被他这么一问，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我们通常很少握手告别，那天却一反常态。电梯下楼，我攥着掌心里他手的余温，心也跟着下沉。现在想来，那就是预兆，我们的诀别已在不自知中早早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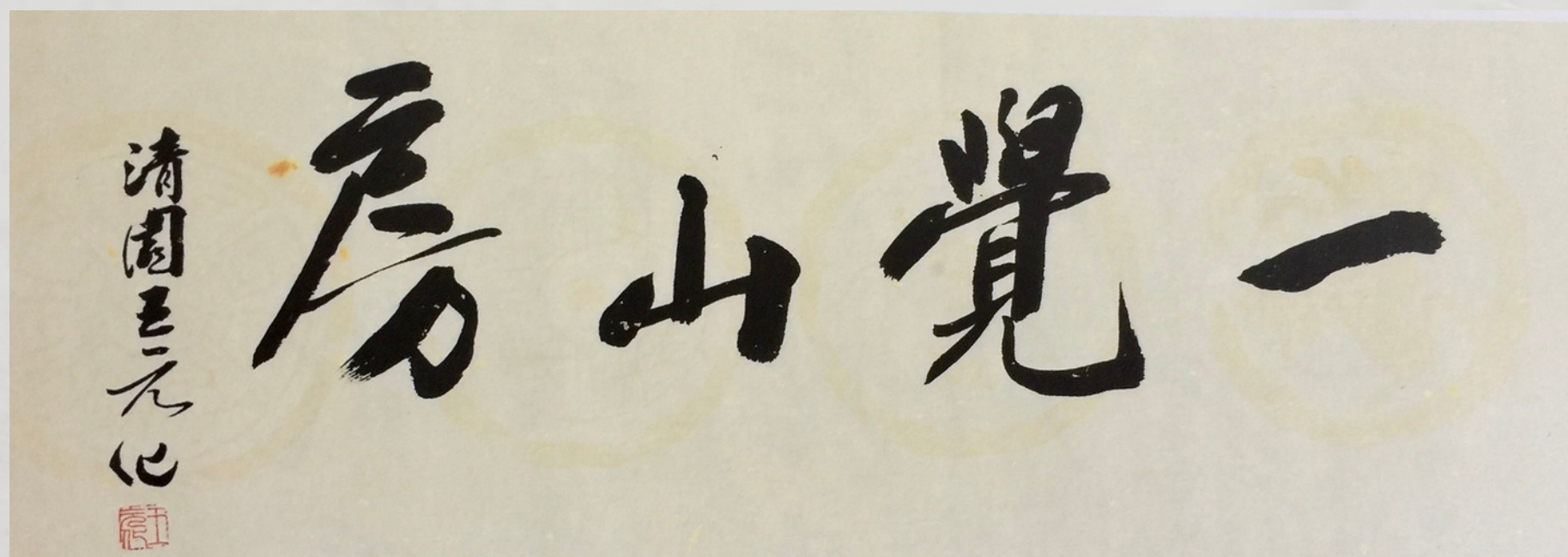
2023年5月15日 二稿于诺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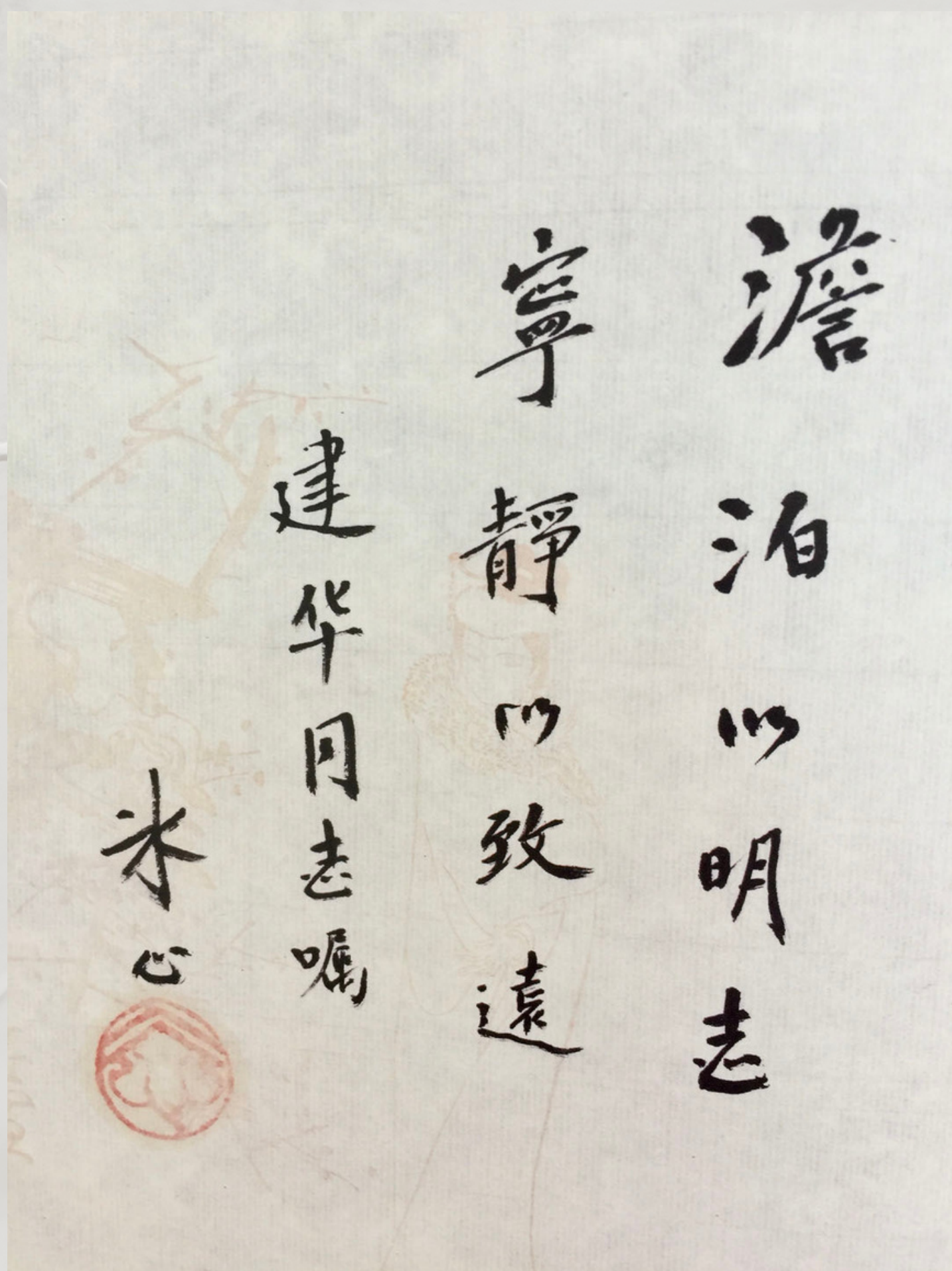
旧 痕



题词



王元化 题



冰心 题

心

昭

天

目

建

華
年
同
志

艾青題



艾青題

從今誰復補蒼天
夢裏星星芒墜百千
二字焚餘呈媿媚
笙歌劫後變疑嫌
取同魑魅爭光焰
廿以鐸銑點律錢
天若有情天亦老
菊香豈饗李龜年

右已巳年秋舊作
亦字先生方家雅正

丙寅清明邵燕祥於京門

邵燕祥 題

序跋旧文



《亦孚藏品》序

上海 | 余秋雨

早年學英文背誦狄更斯《雙城記》開頭那段滔滔排比，至今印象深刻。一個時代，能進入如此多姿多彩的悖論之中么？一切都在快速轉變，一切都在強烈比照，善惡美丑緊緊渦旋，升沉榮辱轉眼更替，陳舊秩序已經衰微，新興規範尚未齊備，這會造就多少傳奇的人物，多少驚人的故事啊。

社會大轉型的步伐，可以由多種經濟數據和社會形態來記錄。但它的最終驗證，却是人物。大家的命運都發生了變化，而其中又有一批人變化得尤其奇特，奇特到連虛構的藝術想像都難以追趕。生在這樣的年代，如果有意更深入地體察這個時代，使自己的生命也隨之獲得淬煉，最好是去盡力拜識這些奇人，這也就是我這些年對自己交際側重的選擇。潘亦孚先生就這樣被我認識了，並逐漸成爲知心好友。

亦孚比我年輕，却已渾身靜定，在國內幾個重要的文物拍賣會上，他毫無表情地坐在一角，泥土色的便衫清瘦的臉，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却又能引起最有經驗的拍賣對手的警惕。果然，第三天報紙報道，某件重要文物被一位不知名的人

拿下了。亦孚慢悠悠地離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間裏，一個人靜靜地面對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緒飄在遙遠的年代，愛憐萬分地盤旋在藝術家的手指和心靈中間。多年下來，歷史、文化、書畫、器物已與他魂魄與共，他的眼睛已能發現那些最讓人震顫的細節，但他又難得地保持着有關文化人格的大氣視野，拒絕在瑣碎中沉溺。他會暗自白狂喜，也會深長嘆息。他願意關緊房門，在物我兩忘中為藝術輸送進自己的血液，然後，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一些人，于是我家的電話玲響了，傳來他低緩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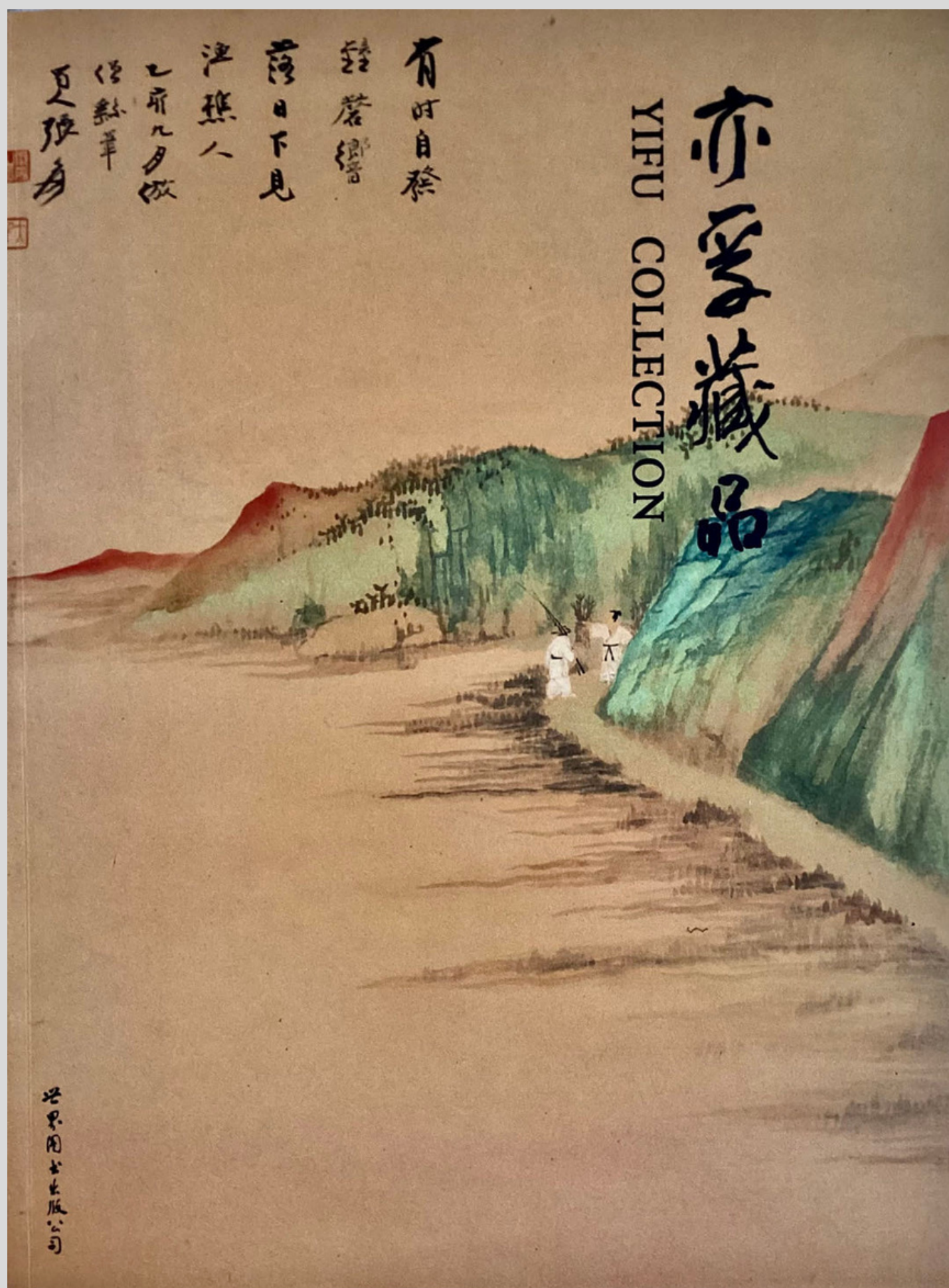
亦孚年輕時也上山下鄉，來到邊疆，來到地圖上難以找到的沙漠深處。他曾在山區做一個沒有戶口的木工，也曾為生計四處漂泊當一個跑街。直到改革開放，他的命運隨同國家的命運時來運轉，憑着他的刻苦和智慧，憑着他對社會需求的充分瞭解，憑着他來源于文化素養的宏觀判斷，他成功地創辦了企業。但是，正當他的企業如日中天的時候，突然嘎然而止。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壓抑不住了，毅然關開了企業，開始了閱讀、寫作和文物字畫鑒賞生涯。企業經營的成果使他有一定能力來收藏文物，于是一個把文化和財富緊緊連在一起的自足型文化人出現了，而這種抵達，全部時間并不長，他還正當盛年。

在我看來，文物收藏，是對歷史的感性保存，要做得好，既需良知、又需學識。亦孚的收藏不是商業門徑，因此明顯地保留着個人的文化判斷，可謂性情式的收藏。他所喜愛的字畫作品，要有生命感，要有靈性，要有格調，要有韻味。這樣，他的喜愛也就成了對創作者本人的喜愛。他把字畫看成活的，他在與活的創造者進行着生命能量的交流，這種交流以他的那些筆記式鑒賞文章作見證。我一再勸他多寫這種文章，因為那些字畫有權利通過他與更多的現代生命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買下了這些字畫，而這些字畫又不僅僅屬於他，他只是多向交流中的一座橋梁。有了這樣的橋梁，個人收藏也就成了社會行爲。書畫器物在亦孚那裏，不是財富更不是奴隸，而是客人。他小心翼翼地善待這些貴客，千方百計地揭示着它們的價值，他也允許客人們走動，而不嚴鎖密守，在他看來，讓它們流散在無知的瓦礫中是一種埋沒，讓它們緊閉在私人的暗倉中也是一種理沒。他希望它們面世，希望它們展示，希望它們與這塊土地發生更現實的關係。毫無疑問，這已牽涉到超越學識的良知層面了。

循着這條思路，他打算要讓藏品以攝影畫冊的方式出版，并加入自己的細聲訴說。現在這番心意終於實現了，照亦孚的說法，了了一樁心事。亦孚的山間書房名爲“一覺山房”，我曾為之書匾，也曾在那裏小住。現在，山房的蘊藉風光要

向讀者開放，我寫下了這篇序言。我要告訴讀者的是，文化是社會之公器，却也少不了個體生命的濡養，當更多的私人房舍向世界散布出濃郁的文化氣息的時候，中國文化的吉兆也就真正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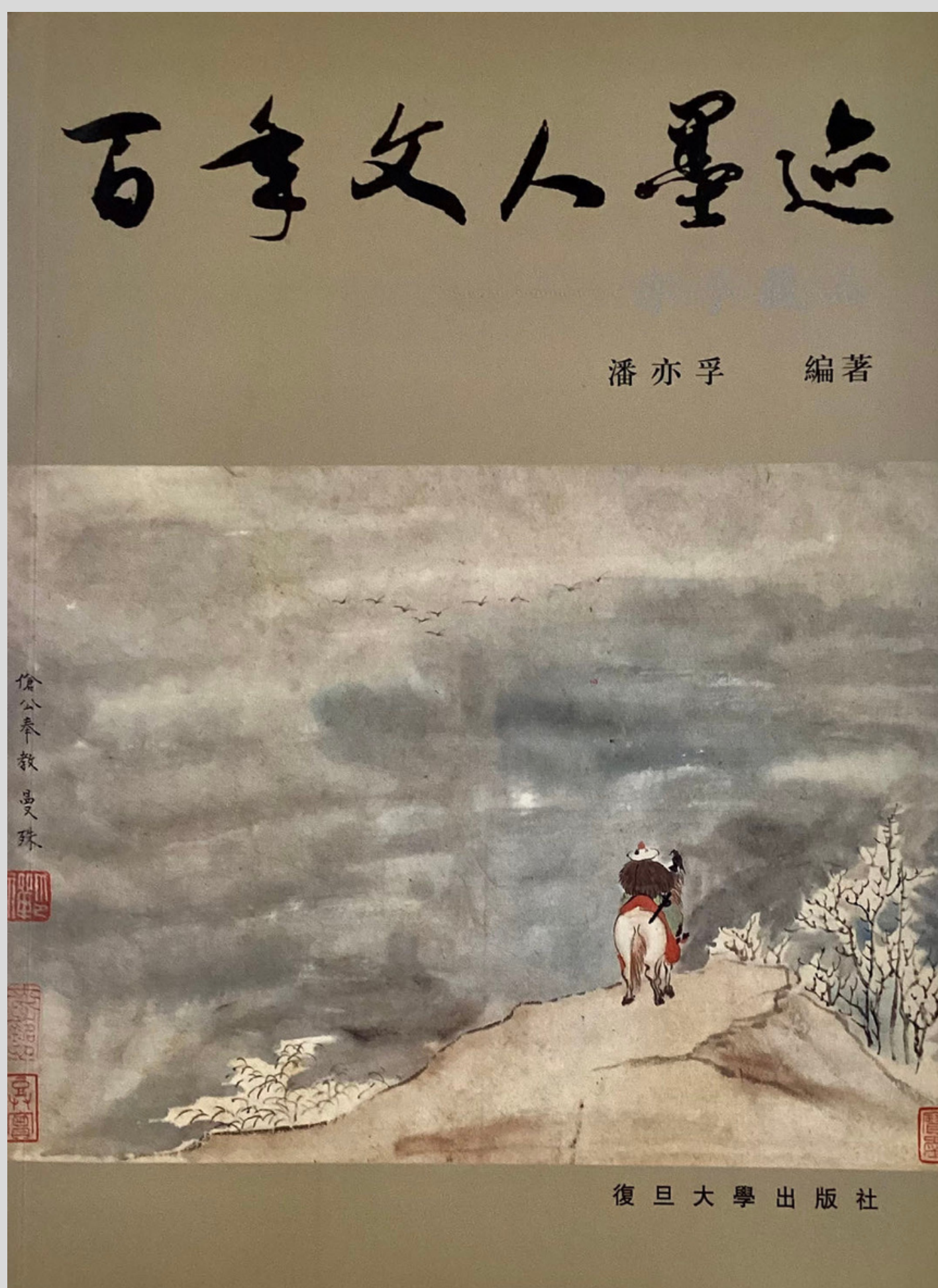
1997年5月於上海



《亦孚藏品》封面

《百年文人墨迹》序

香港 | 董 桥



《百年文人墨迹》封面

家藏一件扇面，一面是溥心畬畫秋風仕女，一面是袁世凱次子袁寒雲題一首七絕，都是寫給一位韻孫先生的。袁寒雲行書雅醇，陳巨來說他春冬兩季懶得起床，能平卧床上仰而寫字，雖小楷也工整異常。冬至後必住進旅館取暖，誰來求字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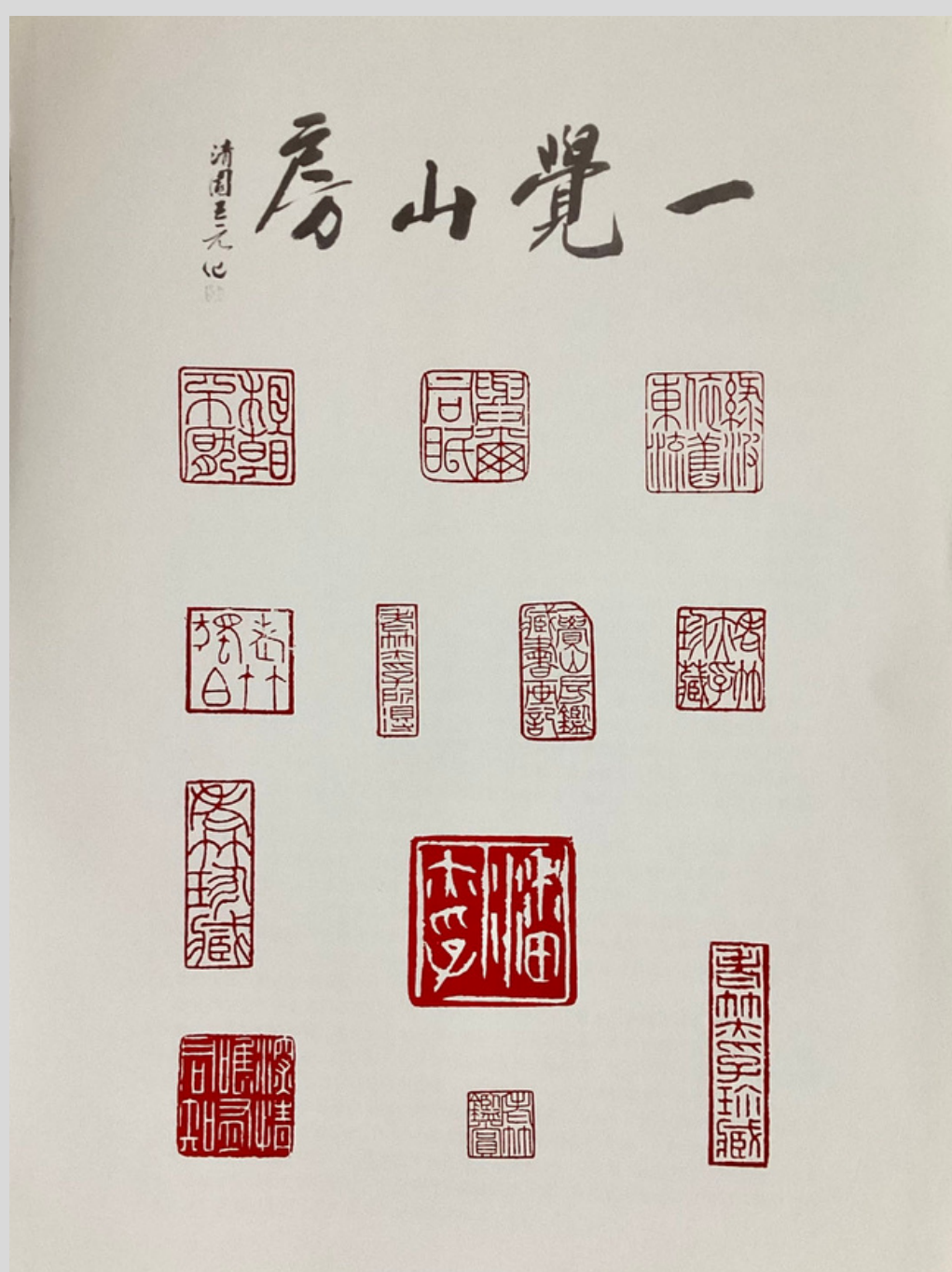
寫，從來未見他對人有輕視之態。溥心畬不然，人情世故不周，篆刻名家王福厂弟子頓立夫送上兩方印章求正，溥先生當面在硯磚上磨去印文，要陳巨來重刻。吳仲垌送來一冊手集古人印榻，溥先生又隨手交給陳巨來說：“送你吧。”陳巨來不便要，溥先生說：“你不要？”轉手丟進字紙簍了事。

溥心畬詩書畫精絕，手高眼高，瞧得上眼的藝苑藝事雖說不多，那樣不留情面，倒是新鮮過頭了。藝術審美品味本來漫無法則，高下之議，雅俗之想，憑的盡是個人學養見聞的一把尺，朦朧意會，朦朧言傳，各代各家毀毀譽譽，都不必認真奉為圭臬。祇能說，袁寒雲的隨和與溥心畬的率真俱見境界，真名士也。

名士難求。溫州潘亦孚編印他三四年來集藏的中國百年文人墨迹一百三十來幅墨寶，既成百年青史的眉批，更是風雨名士的笑聲和泪影。書裏文人，有的是書家，有的不是，名氣都大，字都成字，那是真的，不然潘先生也犯不着費心去搜羅。齊白石畫櫻桃，題句云：“若教染上佳人口，言事言情總斷魂”；倘非佳人，自是白染矣！溥儒論宋元山水，說“畫以意為主，得其意而已矣”；然則文人手迹，以人為主，得其人，够了。“一百三十來位文人，可以構成一個文化團體了，這個團體跨越歷史，橫在當代，也活在明天”，潘亦孚說。

我是舊派的人：窗竹搖影、野泉滴硯的少年光景揮之未去，電腦鍵盤敲打文學的年代來了，心中向往的竟還是青簾沽酒、紅日賞花的幽情。我從來享受不到潘先生那樣的翰墨因緣，幾十年來畢竟不甘寂寞，機會湊泊，意愜價洽，片紙隻字都收來織夢，求的不外是騙騙自己，覺得養起了“長劍一杯酒、高樓萬里心”的那一縷乾坤清氣。

潘亦孚興許也是這樣的懷抱；難得政治氣氛遷就了他，思想各異的文人墨迹這纔綴得成滿園繁花的玉堂氣象。那不光是亦孚命好，書裏文人的後福也厚。玩古玉的人深信歷代玉雕風格都具成規：春秋繁複、秦漢細疏、唐宋密美、明粗清精，其實未必。文化藝術真可以道樣劃一歸類、劃一鑒賞，文化一定平庸，藝術一定僵硬，潘先生也一定提不起興致去搜羅這批藏品。



《百年文人墨迹》封三

《亦孚藏品》序

上海 | 谢春彦

余友潘君亦孚者，结廬于雪山之麓，額其居曰“一覺山房”。山房鄰寺、鄰水、鄰丘壑、鄰白雲，亦與山脊之荒冢比近，而不以為意，反以為喜焉。房內唯多書、多畫、多典籍、多瓷玩石雕，書多賢哲之論，畫多昔人之作，沉潛其間，浸之淫之，忘寢忘食，無昏無曙，端的一個太怪之人夫！

潘君好蛰居，亦復好浪游，如雀、如鶴、如鷗、如隼，或動、或靜、或止、或行。年來多奔走于歐亞之間，南北京滬兩地，行色匆匆，尋尋覓覓，勞勞皆為書畫者也。每遇所喜，則不計其值，悉收行囊，肩背手提，蟻運雀銜，歸于雪山。于是，蟄伏山房，張諸四壁，羅而列之，旦夕廝守，作心靈之對話，象外之交流，痴痴如老僧入定。自謂藏而用之，山河風月，書畫天倫，得人間至樂至味也。故其獨處山隅，而人不寥落，“鬼”又何厭多耶！

如是，凡十數年間，集得心賞者過百件之多，蔚然可觀。余固賞其所藏，益賞其為業之精誠，人生之態度，亦嘆其用心之良苦，遂慫其印為一

册，非爲矜人眩世，只作心缘證，亦以所好志其性情也。舊說“觀人觀其友”，今觀亦孚所藏，不亦得觀其人，得觀其趣味，得觀其心志乎！况册中又附其爲文多篇，皆近年“藏用”之所謂，以心對物，悟而化之，生命之迹，皆皆靈動。其有偈曰：“枉然人生無寂寞，功利心把功名誤。雪山日落鳥相語，熙熙紅塵迷津多。自古聖賢皆著書，卷卷注明黃金屋。點石成金歸一句，肉身莫將本心縛。”如此山房，一覺在焉！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然有這般心歷，則孚亦不浮耳。今亦孚道兄，果集所藏，印爲是篇，遂不惴粗陋，應命放言，成此序。



齐白石画(亦孚藏品)

心昭日月：《一觉山话》序

上海 | 赵兰英

文字是心灵的坦露，上好的文章皆如是。认识亦孚兄二十余年，曾有过多次长谈。记得去岁初秋，在温州，临窗的小桌旁，我们边喝着茶，边聊着天，全然不知时光飞逝。因而，自觉在他众多的朋友中，也算是对他有深层次了解，能够听得见他心跳，看得见他心灵的人。今天，当他将二十余年所写的一些文字，集拢在一起，放在我的面前，一篇一篇地阅读，还是被震动了。仿佛又听见他在倾述，那慢慢的，带有沧桑感的语调，一句、一句，所汇成的却是他独有的文化涵养、人生感悟，真真切切、明明白了了。

亦孚现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自然，他自己从未这样认为。因为，任何前面带有名目的“家”，他都觉得与自己不沾边。天生对字画的那份喜爱，使他在走出人生困境后，就开始了对字画的寻访和收藏，那是1988年。

90年代，艺术品拍卖风起云涌，上海朵云轩，北京嘉德、瀚海，深圳等公司的“第一拍”，他都在现场，都有收获。二十余年过去，拍卖市场翻江倒海，物是人非，依旧在这里进进出出、举牌

竞拍者，他是少数几位中的一位。可以说，在书画收藏界，潘亦孚这个名字是有点影响、有点分量的。其范围，不仅温州、上海，乃至北京、香港等地。

去年10月，亦孚来上海，兴奋地唤我去他住处，说是带来一幅刚从香港拍来的张大千的字。到了那儿，他忙不迭地展开，但见是一幅十一字的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分都缘浅，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他是从嘉德公司拍卖图录上看到这幅字的。从这一刻起，他整个身心就处在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状态。这幅联是张大千八十岁时写的，应该是大千自况。但是，亦孚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写他，喜欢得不得了。总算熬到拍卖日，他飞抵香港，终于竞拍到手。他满脸笑容对我说道：“哎呀，你看，这二十二个字，把我一生都概括了，这幅字，理应归我吧。”除了兴奋，语气中还透出一种自得和自信。继而，又深沉地说了一句：“它要为我送终”。

字画，自然是前辈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对于亦孚是什么？他说，是他生活的乐趣和意义。每有好作品到手，他不是藏着，而是忙不迭地挂在自己的卧室里。而能够进入他卧室的，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作品，而是弘一、徐悲鸿、郁达夫、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吴湖帆、黄宾虹、林风眠、丰子恺等这样的大家，且都是他们作品中的上品。除去吃饭，一天24小时，亦孚都把自己关在卧室

里。常常“痴”坐在一幅画或一幅字前，好几个小时不移位。他在欣赏，更在与前人对话，在作心灵交流。在他的眼中，这些看似泛黄的纸页，其实都有生命力，且鲜活生动。在根根线条、点点墨色中，可以想见创作者的音容笑貌，领悟他们的睿智思想，感触他们的超人才艺。每天早晨，他睁开眼，迎接他的就是这些近现代史上卓有名望的大师，他感觉，他是天底下最幸福、最幸福的人了。没有这一切，生活又有何意义？它们，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生存的全部动力和推力。

汇聚在这里的文字，有许多篇是亦孚写他收藏过程的，更有写在欣赏藏品后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这是他对艺术品由喜欢，到收藏，到研究的一次展现和一份收获。他的收藏，有过人之处。但凡收藏的每一幅作品，不论大作小品，不论字与画，对其作者，他都先有研究。少年时，他就喜欢看书，艺术的、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尤爱。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书越来越多，但凡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和画家，不仅是他们的字画作品集，他们的一些传记类书籍，甚至他们的文集、全集，乃至相关历史、典故等，他都阅读并且仔细研究过。因此，他熟悉他们的身世个性、思想观念、学术贡献、笔墨特点，及背后的历史典故等。正因为此，亦孚的收藏看重的是作品内涵，注重的是内心感受，而非其他。

由此，他眼镜后的那一双眼，深邃锐利，“眼火”准得很。从这一点来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书画鉴定家，尤其是近代这一块，在收藏界出其右者不多。

本书中的《幽香一缕张伯驹》，是亦孚研读近现代文化大家张伯驹手迹《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经过》后的感想。他感叹，张伯驹收藏的不是一幅两幅画，是华夏民族文化，是一个千孔百疮，但又脉血相连的国家。读《悲鸿无恨》一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的独特思考：“他（徐悲鸿）把他的丈夫之爱，聚焦于艺术，扬洒在从艺之道的各个驿站。艺术，本质中具有一种宽博广袤的爱。艺术无恨，艺术家无恨。如同哲学无死，哲学家无死。”

从亦孚的这些文字，读者诸君悟到了什么？亦孚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有众多的人生哲思。他的收藏，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收藏。这正是收藏的一种境界，一种高境界。若是没有了这种境界，那就是：“不是我玩了字画，而是字画玩了我。”

本书书名“一觉山话”，为已故著名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手迹。大约是本世纪初，仰佩王元化先生的潘亦孚，求先生为他的山居题写“一觉山房”之名。使亦孚意外的是除此，先生还写了一

个书名“一觉山话”。那时，亦字已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随笔类文章，先生读到后说：“此人的文章有山野之气。除了藏品，希望他以后出版一本专门给收藏人阅读的书。”今天，当这本书被读者捧起时，是先生嘱托的一个真切实现，更是亦孚对自己二十多年收藏的一个心的交待。

诗人艾青曾经给潘亦孚题字：“心昭天日。”我以为，展现在这里的潘亦孚的文字及他的收藏作品，不仅是他文化的表达，更是他情感的倾述。此心，可触摸到，可感觉到。因此，借以为题。勉为序。

201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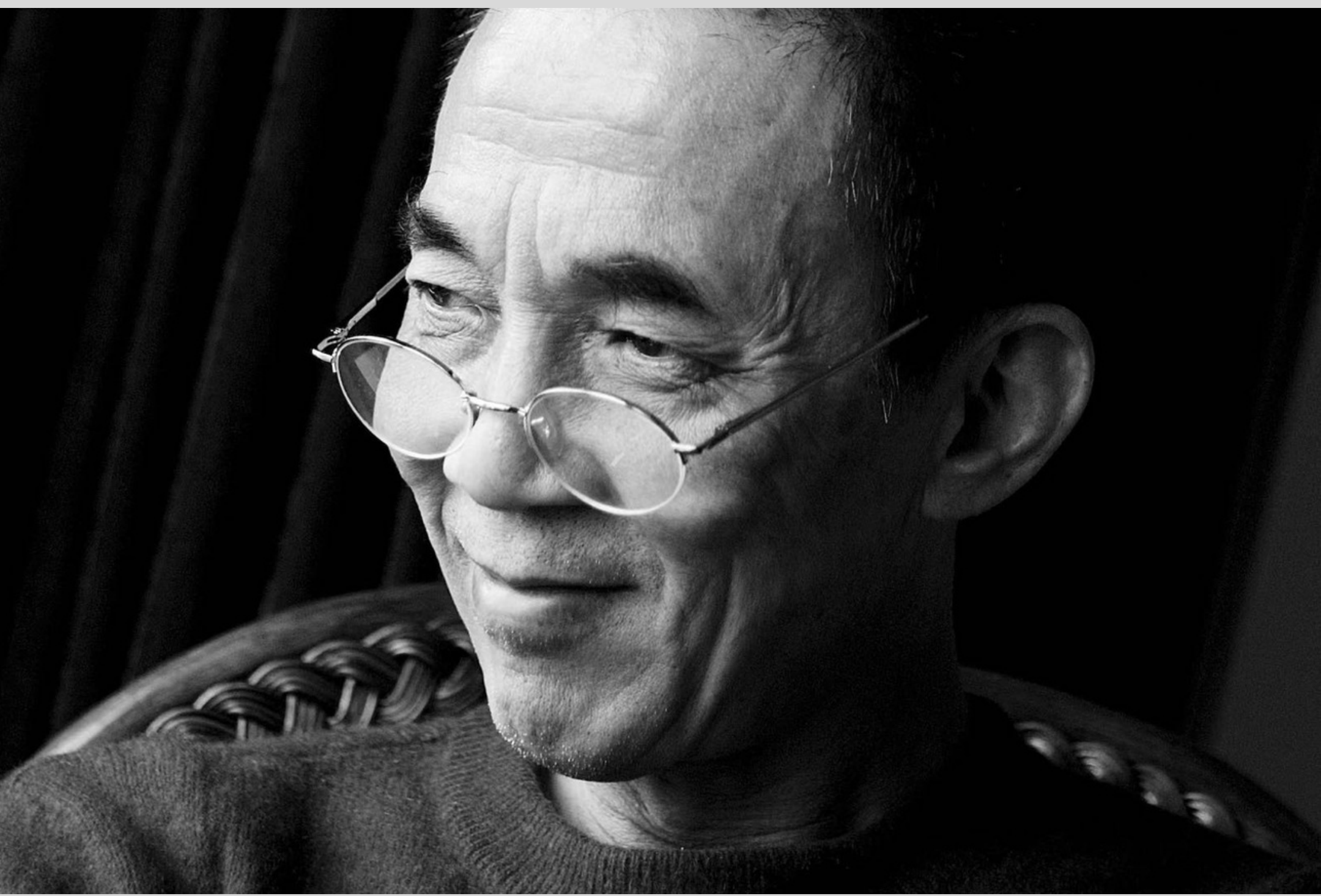


《一觉山话》封面

送别 Adieu

2023年6月

法国·巴黎



策划·主编 鲁娃 徐宗帅

版式·制作 让居易